羅山世稿 人

山文集
記
跋
銘
上樑文
誄辭
哀辭
告由文
祭文
墓碣銘
附錄

鶴山文集目錄

跋

敘

銘

上樑文

鶴山文集目錄

鶴山文集卷之五

記

秋月寒水亭重建記

歲柔兆涒灘秋月寒水亭灾至十有五年律中邦國毁盖氣數之會而昌平荆棘亦有所不免吁其噫嘻嗣孫忠鎬爲是大戚收若干物立重建地有年去年甲子自士林設會於花府爲大同協贊之議翊年十月又自檜淵書院發文定會于商山黌舍更申前議忠鎬諗于諸宗曰夫尊衛遠圖儒林事也但斷斷之徒傍伺晴蝕不一不再適足爲一邊人噣矢之資可

不深可懼哉閣宗無異辭遂以是歲二月建議開基於四月二日越十二日而立柱二十五日而上梁閱幾月功告訖略倣舊制而中六楹兩頭房室前退半榮廣其堂材出於陶山樹林費出於本孫之隨力隨出又引用陶院之多少羨餘而遠邇衿紳以義捐助亦不辭焉或者謂斯文淪喪之會不必營營於此等事稍待皓天返常之日迺其時義此固有不然者當南宋播越瘡夷之世朱夫子於白鹿院氷玉堂歸來軒卧龍菴着處修營不以時義廢弛盖時有古今理無休歇則斯道之所一日不可泯者有如是也嗣孫

忠鎬之毅然秉執有得於斯義耳於惟我退陶夫子承千聖傳心之妙布在方冊其所以淑人心而扶人紀者何莫非此個道理歟於乎夫四字扁揭卽晦菴先生感興詩所謂秋月照寒水句語托意於千聖相傳之心法而喻本體之虛明也奇文憲公所以善形容有德者氣像金文忠公之表章於史傳者也旣而蒼雪權公亭焉又號之後溪李公采摭而追揭幷與闕里考亭字輝映扁楣溪山動色今玆重建實斯文更明之機而忠鎬之光前裕後之道斯爲大焉凡起居於斯興寢於斯者俛仰羹墻不惟顧名而思義每

當寒秋清肅之候氛祲淨盡萬狀呈露一片玉鏡洞澈增輝瑲鳴月瀾之灘本相依然其所以不梏亡於操存省察之間者不啻夜氣平旦虛明氣象之可見而已若一介氣數纇晦汙隆何足概也斯義也豈徒溪上氏所思勉而自省也哉惟我好學之遺裔私淑之諸家所當共勉

浮羅院樓記

洛水之陽有巋然峙者曰浮羅院樓以其洞是浮羅山以浮羅而號之也不知剏自何代欂櫨桼桷厚重質樸而無榱題欄檻之飾蓋古也大江前為風月潭

而至禦廩之址與東澗之水合笑巖山在潭上而爲案對北接主一峰虎嘯谷而道直峰桂其南大野綿延四望無際槪斯樓之勝狀也夫樓榭亭臺之設必誌於勝覽播之歌詠而斯樓也不少槪見於吾鄕十四曲諸名勝勝蹟且陶山以後一隅山水爲東南之最月川精舍居近濟蒼而月翁嘗與吾先祖期會焉遊賞焉數三詩詞之外無表表記述文字以備故事只揭韓石峰扁題已耳何也按地志山南金公贈孫公詵詩云少年學射此樓前每羡吾君技藝全十室小邑介在山峽土瘠民貧羅麗以來無文學作興之

效宣城之治宜仁也北溪爲馬營之所則其初特爲講武習射之所而然歟此又未可知也其南卽廓然亭舊址也其東是普林寺遺刹也曾不百年鞠爲茂草與驚沙而獨斯樓相傳爲千年古閣而至今作一洞之管領以尋常一樓榭而得此於經塵浩劫之餘者不其多乎哉昔昇平無事之日先父老所以奬進後輩考試夏課必於斯樓而高風遠韻彬彬有可觀焉若吾輩遊於斯息於斯亦三十有年矣見今世道日索熇若前塵而寥然一虛閣陡立於野田荒草之間滿目禾黍不勝登斯樓之感寧不慨然興歎也哉

雖然時有汙隆斯樓無古今也中間間有榱椽之修改而梁棟則不少漫漶繼自今居此洞登此樓者追先父老衛護之遺意可改者改之可補者補之則後守千百年樓固自如凡我後人可不勉哉昔我入鄉祖令同正公與子察訪公大諫公嘗植黃榆於樓前人稱三琴亭累經杜陵之歎隨拔隨盛年前數圍翠榦又爲風雨所摧今其遺孽尚在左右卽惺齋府君司評時所植松田而自所伐廢爲田疇斯亦可慨也

追遠齋重建記

元陵四年丁未設始祖英烈公祭壇于內府令尹公

墓山訥谷齋後歲一合修省掃之禮是爲追遠齋盖惺齋府君尋得内尹公墳塋時略有措置而會奠肇自崇禎甲戌粤六十四年 明陵丁丑北村公鳳來倡諸宗備具齋宿將事之廳其後百四年 純廟辛酉重修距今百二十有六年間嘗修顛補弊而終竟圮剝乙丑秋奠峻議重建翊年春始役五閱月而正堂十二間咸夾廊廚庖次第竣功焉輟去舊材取輪奐之鼎新也退立廊廡取廳舍之有次序也斸山趾而闢舊址取其面勢稍寬也仍揭昭穆圖板本族會規約序如故於予先父老所以追先而勉後曰序昭

穆曰講敎睦恤患難規過失後人之奉以遵守者亦舍此無有也世級逾下其所謂惕然警懼者尤有感焉凡我諸宗今於澆奠一會之後雖無時月聚集之擧思其所以惕然警懼各自省修必誠必愼則斯可以追遠斯可以敎宗而庶不爲壁上之空言矣係之以辭曰封塋所寄載祀久遠又曰神靈安止餘慶下流爲周親誦之于以共加嚴護焉都監鎬烈氏始終幹其事崇禎甲戌後三百九十四年丙寅澤蜡節後孫鏞夏謹書

大瓠亭記

李寢郎運鎬氏於大朴山中置數間屋爲藏修燕息之所而扁其楣曰大瓠意此豈所謂五石之瓠瓠落而無所用哉蓋惠子者嘗見譏於蒙叟而若夫用以拙用以大亦在乎特焉已矣瓠翁今之人也蚤謝公車晩止一命以有爲之資値世道呰窳空空蕩蕩無所施其當豈其拙於用歟夫君子之於物也有足以寓乎意則石恠木瘤斯可矣焉可苟也且瓠卽瓠也制器尙形君子之所貴而若近取諸身則繫而不食謹默持守之義也瓠之有苦揭厲深淺之戒也是知成器在物取義在我古人之所以隨其過而無入而

不自得者類如是何嘗與齊物家之同異大小較量其用與不用哉於乎大樸一散元氣斲喪倖倖衝衝攻殘敗撓此天地之爲大果蓏而濂溪氏之所深感也翁嘗慨然於是棲心澹泊脫略世故觀象玩占與時汙隆豈非有得於天地自然之質耶若夫引伸觸類則優遊乎雲林水石之趣而動靜亦一瓠也默契乎屈伸盈虛之理而古今亦一瓠也瓠哉瓠哉鏽夏謹以瓠樽一酌爲瓠翁壽遂爲之記

烏有齋記

有宣城李叙仲避地於永嘉臨河縣北梧里谷因坊

名之俚音扁其齋曰僞有僞有者何有之義而何有則無之之謂也蓋無是有之對非無則有之名無以立焉是知有者無之因而無者有之始也叔仲以有爲之姿生丁叔季遜於世用且齮於命途居然已老白首矣潦倒棲遑自屏於草樹嵌巖之中其地淺隼斷麓其出禾麻穀麥其人椎魯鄙嗇起居之棲暢叙之具誠無以爲有而叔仲優游自適若固有之及其用以自識則必曰僞有何哉念邦國淪喪衆塗波奔而遂蹇兒尸居自貶以無者歟抑亦慨世人之脂韋婾婀猖狂自恣無以爲有者歟夫僞有之說昉於司

馬長卿而其曰子虛曰無是公張皇僙偭以寓其諷此不過文人一時滑稽之辭也若其君子之位素行素無入而不自得者則何嘗以一無字爲用工之地耶雖然達士齊物自其無者言之則千駟萬鍾視之如無自其有者觀之則草衣木食樂亦吾有古今一致窮通一理然則有不必爲多無不必爲少吾於烏有齋亦云

晩翠亭記

風高霜落晩秋時日暮千林黃葉稀獨有蒼蒼谷中樹歲寒心事莫相違此朱夫子瑞巖途中詩而託意

於松栢者也艮齋田愚公引之爲金浩根仁叔甫晩翠亭銘金君炳玹訪不佞於孤山絶峽爲其大人請爲之記曰自我先世世居松羅山下逮有代序中世五松亭公當　明陵晟際有一命之除而以銓家屬系辭謝不起畢世東岡晩節益完曾祖松洲公懋修德業垂裕後昆而亦以松扁其楣晩翠二字實惟傳家家範是以瀨漁金相公炳國銘之曰維亭晩翠克紹家聲夫諸公之銘曲而暢矣銘辭務簡因是爲案願有以張之也余念仁叔吾鄉之秀士也劬書志學蔚有聲譽宜其汲汲於名途而素性恬澹常有蹤進

之戒及其榆暉晼晩修置林亭特揭晩翠以識之其
有得於歲寒後凋之意歟意之所到不于躬則食於
後未艾蒼翠將卜之於肖子佳孫其視世之浮紅浪
蘂之早發先萎得失顧何如哉近年移寓於襄陽之
雲谷山中地名雲谷亦非偶然仁叔俛仰於斯起居
於斯誦晦菴之詩念田公之銘則其謂激懦衰而保
無窮者奚但爲一家承襲之美而已哉噫予東人其
當天地季秋之候予不佞蒲柳之蚤衰阽伏窮山甘
作千秋之黃葉而每値大冬風雪見巨松千章鬱鬱
蒼蒼輒悚然起敬今於金君之請尤有感焉遂不辭

而爲之記

恥堂記

有有恥之恥有無恥之恥無恥不可也有恥不可也恥可已乎夫恥生於羞惡之心而能遷善之幾也不善而不知羞惡則無所恥也羞惡而不能遷善則有所恥也此謂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李君源河築室於芝山之北而名其堂以恥求余一言以識之余之鹵莽冥行可恥之甚也惡能爲李君謀蓋嘗有感於是夫好善惡惡本然固有之心也初非有間於賢愚其或衰天之明慢人之紀飾非文過安於

暴棄而無有以自立焉且恥之反巧也巧於機變者
矜而自肆易而行險往往陷溺其身而不自知焉如
此者是有恥乎無恥乎噫恥豈爲人乎哉叔程子曰
莫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蓋聖人事業固
非常人之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大體爲準不可以
小者自畫也是以傳曰君子恥有其容而無其德恥
有其德而無其行行不篤敬恥也言不忠信恥也不
恥不仁恥也恥之蓋欲有恥而無恥也如恥之莫若
反諸心心得其宰則能審其幾而有所不爲有所不
爲也後可以有爲也李君生陶山世家氣秀而賦厚

質美而好學立志又如此其志可尚也已堂也卽退
陶夫子迹山蝸舍密邇處也其詩曰高齋瀟灑碧山
傍只有圖書萬軸藏又曰莫道山家無一事平生志
願更難量李君起居於斯景仰於斯沉潛乎萬軸圖
書之府優游乎山水烟霞之界而反而思之曰吾之
治身能無有恥否乎其無恥也則益加勉焉一有可
恥焉亟起而改之以之應事接物莫不以是揆之則
其所成就非夫人之可及也人之所不及是君子之
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者何有乎不若人之有也昔
恥齋洪先生初以敬名齋自謂年至三十不免流俗

之歸改之以恥云先輩之所以不苟蓄惡而勇於爲
善有如是李君其勉之哉

跋

三棄堂琴先生遺集跋

恭惟三棄堂先生遺集傍裔孫山齋公裒集於前上
舍公修潤於後蓋宗嗣累絕逸於巾篋又初無當日
舊稿所謂自貽以棄棄見其高者蓋亦類此歟先生
戊午之卷橐南歸丙子後棲遑隱遯郎仲氏之逃逢
氏之操而訥翁之辭絲矣夫二子蹈海掛冠之義炳
朗千古而史家記述之外未嘗有自著成書文豈多

存哉今此弃而幸存者詩文雜著若干篇 聖朝旌褒之典士林請謚之文尊周錄地誌抄若干篇八代孫休烈氏懼世代浸遠先蹟湮沒使易鳳圭齋書鏞夏俾加蒐輯尋復即世慟劇冥昭遂取原本更不移易師友贈遺詩各以類附尸祝文字輓誄狀誌合約二冊迺與族祖東烈氏參商訂定付諸活印噫先生之卓節懿行不有有遺文之章節而世值濛汜倫常墜地斯輯之行抑亦有補於世教之一端歟役既成要一言以識之竊余孱廢僭妄是懼事係門先不敢有辭略書刊事顚末如此

敬書先祖惺齋先生日錄數條後

右錄鏞夏先祖惺齋先生所記陶山書冊目錄先師言行三數條而曾是逸于巾篋者也竊念言行錄裒稡之日廣搜及門諸家所在文字而此錄中三數條語則未及考出不得與於編錄又復遺失亦未克補入於增刋之時戊申先祖遺文之刋行也只記得若干句語附于陶山書堂營建記事中而詳略不同子孫之不謹傳守致此疎漏隱有惶怵之私而已是歲五月李君棟欽得見此錄於台洞金友相鎬家以爲鏞夏家先蹟袖以致之備言其故奉閱驚喜何翅或

人之畫歸氏之書而已哉蓋此紙不省何時緣何爲遺失而幸不湮沒於草樹土石之間爲風雨所澌敗樵人牧豎所壞裂而爲金君所收置又幸之甚而與李君遇復爲吾家篋中舊物豈不誠異哉蓋先師言行所遺雖片言隻字泯沒他不得有如是又不有李君之篤於先蹟推而及人者如是惡能至此哉李君要寫一通又以一言俾識之李君好古士也遂書一本以遺之且於異時言行錄補刊之日得有所采考云歲閼逢困敦流火節

月潭府君以下連世入系繼又早世七代祖考六

代祖考幷早失家藏古蹟從以遺失先祖遺文草本六七冊亦不得保有朱書心經講錄諸文字師門手蹟粧帖幷不傳文稿草本則見失於百忍堂書冊偷兒竊去時云今其刊行本僅得收拾於斷爛之餘可勝痛哉先師手書惺齋扁額二大字亦嘗遺失七代祖考府君夙夜默念至發於宵寐得於弊簏中且先祖初年偶有忿懥之失退陶先生貽書切責辭旨截嚴叔曾祖素無公所撰遺事所云府君常置案上無時省閱小冊中謄寫多至數三處披玩奉閱手澤如新者是也鏞夏弱冠時已不

凡數三牘本而紙有一紙介在雜錄似是後來傳寫而細字胡草不可以久意欲更爲傳寫他紙則心有所未安又未可泯然無傳將依本面傳于家藏遺墨墨帖之在山亭者而又遺落於丹峽路中不肖罪悚有倍於從前散佚今於此錄追還尤有感焉遂備書其事以識之俾後之人其所幸而得傳者克愼克謹無替典守焉

書溪齋雜詠後

人不可無所攸爲亦不能無所用心有爲而無以用其心則亦有有爲不如無爲也余自邇年以來投寄

絶峽昧昧乇乇輒不勝獨寐寤言之感也今夏以家
人有憂出山仍就居東溪先齋盖余嘗從叔曾祖高
溪公課讀於斯寢處於斯自童穉至勝弁而居然鬢
髮已種種矣追惟退陶夫子與吾先祖書中所云對
榻歌詠先王之道尚矣而至若尋數文字之業無以
成就且値世道衰業餘食贅行無一事可擬於身心
則其無所用心可知也間有二三村秀與之相守課
試之暇有時拈韻謾賦腥燥苦澁少無平淡寬裕意
思且於聲韻體制聾瞽特甚其何以道得情性之發
邪雖然方其虐炎敲熇群喧閙聒則曳杖逍遙於塘

臺水石之間而俛仰長吁聊寓幽悁之暢叙者亦豈博奕之賢乎已哉

書小學禮詩後

北溪陳氏著小學禮詩詩凡五篇即教人幼習肄簡之法而亦伊川先生所謂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之意乎古者教人必本於幼穉之時而於詩教尤汲汲焉蓋詩道人情性之正咨嗟詠歎有所感發焉有所興起焉若舞勺舞象此其義也今其篇中事親事長事師曰男女曰雜儀大略已具而於君臣朋友倫類未有別立篇目其

穉年蒙學未可以遽責以成人之道而然歟雖然教有幼壯而亦未嘗先傳而後倦則朱子之歷叙於明倫篇中豈無以哉玆敢摭取經訓節略成文足以若干儀目大都不出於陳氏之餘意也且其爲文非有音響節族而便於授讀誦習之資而已幼學壯行惟在其人

本生十代祖望月軒府君墓儀營辦所立議

叙

歲著雍敦牂十月奉望月府君衣履之藏遷厝于配位高氏墓左寔是累世未遑之擧也折和怵惕舊感

新愴惡可已耶營辦凡庀出雲齋元所而其於宗奉節次儀物多闕固事力之不逮也卒事嗣孫錫基氏諗于諸宗收拾若干物爲拮据營立之資而營立之條例多方决非一人一時之所可辦得也凡爲子孫者克念此意隨事出力在所當勉也窃惟得爲而不爲不可也不得爲而爲之亦不可也惟我諸宗擧爲貧窶若其強所不能殊非建議敦宗之本意也其或不念追先尊衛之爲重而因循苟且則亦豈子孫道理也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不匱又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

吾家山誌跋

右吾家山誌誌清凉山水而統之于陶山也名之以吾家山志取陶山夫子清凉錄跋文中語也誌之者夫子後孫李公晩與希曾是也盖希曾裒輯先師清凉詩文諸篇陶山雜詠諸篇爲之首幷水循山而下止陶山自陶山沿流至雲巖凡杖屨所曁勞韻所遺俱搜幷錄合爲一卷而附以後賢叙述若干文字引三十六洞天武夷圖跋語以識之三十六洞天在閩越則武夷爲第一在吾東則淸凉當爲第一此吾山誌之所以編也至若精舍設立始於 純廟壬辰毁

於丙申兵燹粵五年庚子又重建夫堂之成毀在係氣數之汙隆而山之高深融結自在山之高深融結自在而仁智著顯之妙非高深融結所能盡也錄中諸篇皆出於玩景賞物之中寓進德入道之意善讀者諷詠而昌之涵濡而體之恍然若汎舟於博石孤山之流停棹於纓潭淵臺之下躋玩樂之齋倚杖几而聆音旨是誌之輯奚止備山中故事也希曾篤志家學不幸蚤世嗣子中瑾門下李君中流旣活搨遺文以壽其傳又以此誌付諸曲刀氏粹而梓哉先師所稱藏之石室河嶽守護垂千祀而不朽者其在是

誌歟其在是誌歟若其編例類輯之有所商量者略加檃栝其未及者元集在見者當自知也鏞夏賤廢蔑識託名茲役其何敢焉每念亾友之志業未究愁有皓天無彊之憂奉玩是編重有感焉歲閼逢困敦萬用學上澣

書中庸章句集解後

中庸章句集解蓮城李斯文光是所輯輯諸家註疏或問諸條附于章句而合爲一書也夫中庸之支分節解昭著章句而復爲集解何也盖或問朱子所別爲成書註疏諸家亦各爲一說初學之士固未易究

觀集之爲一以備參攷皆所以羽翼經旨而曲暢而旁通也勉齋黃氏曰中庸難看須是胸中先有權衡看得分明蓋苟無權衡則其於闡發微奧之旨雖或有所講明而不免石氏之譏矣甚者以中庸反爲大學之註疏而不自知其誤也可不愼哉今此集解以章句或問爲之本而曰節旨曰全旨曰結論彙分統會疏家諸說則取其易解易釋者以類相附要不失朱子已定之論善讀者以集解而參之章句由章句而求之原經得其辭而通其義則開卷瞭然庶無谷霧滚沙之失矣讀法曰譬人看屋先看大綱次看幾

多聞聞內又有小聞自夫訓詁以來諸儒之互相編輯篇目甚多以其精力所到則雖千門萬戶其歸宿一耳疊床架屋又何足論也李斯文蚤年志學老而彌篤尤用力於中庸一編著爲成書書豈易言哉可尚也已

書孺人李氏孝烈錄後

𨓏歲南門正槐山居李君基鍾紬其姊孺人孝烈事行一局遍謁湖嶺諸家以圖不朽要不佞一言辭謝以去今春又遠涉再懇其友篤其志懃可尚也按李氏士人宋鍾夏妻鍾夏授室朞年出遊未返李氏在

家養舅姑甚謹至於樵採之勞甘旨之具與君子共
事者無異其姑嘗病劇刲股以已疾盖其誠孝多類
此隣有不逞者可意奪志陰使卜人譸詛其舅姑且
潛伺稔惡李氏燭幾圖免遂挈家遠避守貞三十年
以終其舅姑之天年繼以身殁無祠此其大畧也於
乎世道一變倫常斁敗至行懿蹟旌褎無所節而不
章多浸没浸晦豈非仁人之所隱乎若漢之陳孝婦
唐之竇氏女載在小學編孝烈昭着今玆李氏迹其
肇卒始之無其夫臨行之託又未之有逃難毆出之
適而盡職所事潔身自靖其視陳竇己事顧何如哉

李君遠涉崎嶇期期成就得此事後之覽是錄者其
必有感於昆弟無間之言也李氏其有弟夫基鍾牙
山人 顯陵朝名相諱碩蕃后宋鍾夏礪山人始寫
殷豐移淸風云

書烈婦礪人李氏行蹟後

於乎我東之褒忠獎烈所以樹風敎而立人紀也大
運一把綱常墜地不佞於李烈婦事竊有感焉烈婦
晦齋文元公來孫能權女士人孫永達妻永達不幸
晩有惡疾李氏始焉昕夕籲天風雨不廢繼以刲股
以進一擧三之見者嘖嘖畀致醫院也坊市出力醫

人特施終焉疾者已到者完此其誠心所到感發天人有如是是不可泯沒也審矣世之樂成人之美者物以捐助以至遠人能義且文以紀之傳者贊者説者有足來後而亦將竪之以石用代棹楔噫三綱五常之道出於天者未嘗以一時之氣數有所作歇則今茲此錄之成豈啻爲一家婦人女子行己哉其將百歲以俟也永達清虛齋先生九世孫景節公後裒而事之者同曾祖孫晉鶴事在庚戌後十五年甲子某甲云

東溪泉石小識

前

虎溪之水西流入洛川是謂東溪溪之上背山臨流爲齋室惟我先祖惺齋先生講道藏修之所也普林山一支西出北轉窈成一區泉石瓌奇蓋溪流曲折三數里繞砌數十武衆石羅絡右爲盤陀平鋪溪流可濯可泳左爲斷崖層㬪爽塏是風乎臺沿流循除而下陡絶屛立補以小石退數步梢而脊者後偃者直乎挹溪流是臨鏡臺直臨鏡臺前峙而圓者冠髻屹如仄而盤者頦頷相承回成小穽貯水淸瀅是活源塘泝而東或竻立而頭礏或鋪簞而從倚或黿蹲而中圻析流而西卽臨鏡臺傍有與冠髻偶者中而

磊落溪心者特列於顏頌筆勢之間而與龜坼者東西對峙高數丈上可坐六七人溪流瀧瀧注其間每潦水瀑至未嘗與齊俱入噴薄激射見跳波灑雪點點在空亦一勝觀邑誌所謂東溪石門是也尋常視之卽村左一麓而卽其地點綴綜錯亦意態之各臻也幽而不隱敞而不閙樸地禾麻隔岸樵牧週遭寂歷而遠宙長江又映帶於前也自府君之齋於是剔去榛蕪溪山呈露退溪先生手書惺齋扁額賜之紫門絶塵之句對楊歌詠之論累發於歎賞風乎臺臨鏡臺活源塘總春臺亦先生所命名而俱有品題石

面勅滑處大書一敬字適之石工未及鑱刻凡此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無非杖屨之臨賞而芬馥之所暨則斯豈非泉石之一幸會歟 健陵丙午移建院宇於齋後祠曰景賢堂曰立教毋自欺愼其獨爲左右翼室門曰道一而揭號東溪書院齋凡三間室西而堂東東西立退柱傚巖棲軒制也噫鐵步爲廳不免人事之興替而地廢井冪每多君子之心惻惟茲溪上一屋巋然爲三百年典護者又何其幸耶 太上戊子刻墟臺名號於左右石面總春臺未詳其命名之所在附刻于臨鏡臺傍

書札後小識

書札所以用於知舊情摯之列而又於儒者事最近盖日用之不容不有而于以道情素達志意者也余自弱冠時凡干文字粗解指意而專無研索細密工夫且無情舊間往復資益每當來書去答輒臨紙胡寫辭不達意意不字順心常病之而因仍苟且遽至衰頹甚可懼也茲以隨錄謄草以自識

書秦孝子行錄後

右桂谷秦處士孝行贊述一通八代孫應彰甫蒐而刻之文而錄之者也嘗謁余識之念余不肖孤露何

敢鋪叙曾閔家行治事也王祥之氷鯉躍出孝感之天得而朱夫子表章於小學編中爲千古人子勸處士是其人乎夫子嘗論杞宋之文獻而繼之曰下焉者無徵不信不尊不信況乎卓行異蹟非尋常文字之可比則亦豈人人之妄爲覼縷也哉所以不佞不敢加一辭只舉王祥事爲秦君誦之且曰百世以俟賢士大筆云爾

書淸凉紀行詩後

世之名山水而甲乙者盻淸凉爲小金剛愚固知雄盤延袤視金剛自有大小而其瑰奇秀麗想絳灌之

何必論也於乎吾山堂外迴雲物之瀟灑晉賢庵墟憶當日之遺詩風乎御風之臺而遥揖祝融之巓反而興思不覺悠然而起想是孰使之然哉夫瓌奇秀麗外耳形耳若能幽棲養靜洗心滌慮耳之所到目之所寓心與山水涵自家胸中討得一部清凉則是氣之清明秀出者自不爲外物所撓奪也古人之所以亟稱於山水者豈以一時遊觀之勝而已哉董五經十年山居不爲物接云云而朱子取而明明誠山水之於人有如是夫至於幽暢之作隻與無聊有作亦不能棄捐以爲他日自省之資云時玄黙清明節

草已生花未開也

銘

座右銘

庸稱素行孟云立命弘毅自彊誠信無妄檢曰規矩
湯日奔放乍往乍來幾察直旁斷株決疣截如桐葉
持以低退内守壁立造次顚沛履順守正凝聚收斂
曰惟以敬體用相須一适定靜油然自得乃見其宰
暗室赫臨其敢或怠

瘞硯銘

家有石硯細理涵潤蓋古物也偶爲學習兒所

墜破念服用之久遠慨夫典護之不謹依昌黎
故事箋來孤山瘞于壁下銘曰
質而璞其器古兮用而窪其施普兮載遺褒厄成毁
之數姿非鳳咮桑恥牛後藏而反本不汝負兮

上樑文

追遠齋重建上樑文

伏以左墠右壠永有庇依徛舉曠追緬上棟下宇曰
惟肯構寔易隊維新式大規模哉美輪奐恭惟我始
祖英烈公光岳間氣廊廟偉姿直節清名目鐵守而
伏戎使寇擢宗秩首金榜而踐台司濡座英雄閒子

孫可念喬桐師賢胤屢典貢擧多名士有如玉筍諸門生展也厚德肇基亦既貽謨裕後邈焉 園陵火巢之內噫予衣履金浦之藏劉屯田之郊園廢荒尚矣仰千仞而瞻望趙襄陽之髯目窅漠其奈曠百世而興吁義起壇壝斟酌予綿絕古禮歲修澆奠陟降庶如水英靈惟茲追遠之齋迺令尹公墓所事同報本禮宜統尊修墓營爲肇自惺齋公奉倅之日設壇壝制後先 明陵世 英廟之初夾長廊外廚庖典守之備悉具中八楹兩上室齊宿之廳須寬大字巍扁矣顧名而思義歷世迭作概述事而輸勞迨此歲

爰

月亞遷馴致黌桷浸壞旁衺級圮時不可牽補度過
力絀擧贏勢固當弊必改作爰究始刱軫念克起久
遠宏圖梃旅龔斲之近取遠輸役夫併力儲待營幹
之月計歲羨諸宗殫誠日吉辰良正當桃李春色暈
飛鳥革緬思鳳凰文章闢舊址而用新材須要齊整
先正堂而後翼室略有商量鐵步故家深懼先德之
靡逮奈溟浩刼糾又世故之多端辛酉純宗時重修迺
在孟夏念八日丙寅是歲恰經再周甲六年斤斧獻
功澗麓騰釆非敢稍爲更張庸是取美尚完於孚漢
代尚賢有或過塚而修墠徐家尊祖亦旣立廟而世

祠蓋世道之興廢無常而人事之塡補可勉庶斯宗盟共加惕厲爰洎後人適追孝思聊述周親合辭助舉脩樑輿祝抛梁東長帶朝陽瑞色紅鳳出鳳巢餘慶遠貽封當日鳳山崇抛梁西桂陽誌碣窅難稽無人更躡藤蘿界冷食年年綠草萋抛梁南遙山重疊共朝參嵐烟日夕暈生碧環嶠以之錦右畢抛梁北潢流千里無停息帶來玉馬與宣州源自深深沚湜湜抛梁上仁覆昊天昭布象萬理森羅大化中行雲時雨任來往抛梁下平抱郊原接大野萬獲須人時厥成春耕秋熟長禾稼伏願上梁之後鬼神加護日

月昭回陟降庭止如在洋洋高大門閭有來濟濟世數浸遠各自敦睦爲心歲事孔修惟以誠敬爲本紹玆來許勿替是引式繫其社共霑蔭休

謙齋重建上梁文

追先啓後勉纂乎尊光遺徽昉古圖新肯構是輪奐載美肆乃瞻依有所實由興作維時恭惟謙齋趙公孝敬行治卓犖氣宇近取身而表著展也義蹊早收之亨不出家而敎成待歟月翁訓誨之正赴義贊畫火旺之盟錄有編卯年進修溪門之老成見稱爰倚東樂邁軸第有一區堂齋風月無邊均是勝地題品

笑蒼特秀薰襲君子儀容宜爾塗塈之相承椲稗有
戎展斯文字之可據杞宋無徵蓋事力之贏詘無常
而氣機之廢興有數記述則鄉賢特筆勉時月之可
期營度則雲仍殫誠矢夙夜之克諧惟茲數椽方宅
便同刱構華楣賀屋取材省斤斧之工鉅斥畦建基
占圭臬之得中序屬重陽載見黃華呈節扁揭舊號
聿覩丹雘增光是為繼志昪功其有默佑陰相旅楹
畢具雲物昭回譙道虧盈式孚裕昆之會孝思不匱
寔念進遠之誠助擧脩梁載陳輿祝兒郎偉拋梁東
澗水源源洛水通注處為瀾渟處活行看放海盈科

功抛梁南千仞雲巖滴翠嵐最是相看看不厭亭亭
華盖鎭江潭抛梁西十里城闉望欲迷遮莫舊塵來
不到神皐自在百年棲抛梁北陶甶文華參斗極雲
笈當年濟濟來襲薰觀德斯矜式抛梁上昊天高朗
昭垂象貞元一氣自相磨過盡纖雲無翳障抛梁下
風自無邊月滿榭第一品題無古今地靈應許休祥
迓伏願工樑之後鬼神呵護山川毓靈門户重恢勿
替詩書舊業衿紳相與行看鄒魯遺風紹玆先休貽
謨勉爾永世典守

誄辭

李上舍 鉉燮 誄辭

不佞嘗讀伯夷傳竊有感焉其曰閭巷之人砥礪名行者何限而取舍有時湮沒不稱者亦幾人乎哉司馬氏所以特筆於夷齊餓死之後者亦有以也歲庚戌七月兩宮去國國紀絶矣綱常墜矣延陵李公以十月某甲秉義殉身於宣城之寓舍噫公上舍士也上舍士每參與國家大事古之陳歐尚矣而若我國西宮之禍抗斥斁倫蕃藩之難毁裂儒巾有蹉清論可按而考也公蚤歲遊泮進而無 陵寢民社之寄退而有園林舟車之樂雖此大陸昏墊之世何嘗無

一片地容它偃息而公不屑焉其以堂堂先王冠服偷生於黑齒卉服之列固有所不忍也蓋人生百年終亦一死耳自古賢人端士當時局變遷之會出入無常往往壞名喪節其故何也終是一死字爲祟死誠難矣乎惟公不比之難而慨然興歎分命子弟整理家事且遺戒報葬與不立位設儀文數句絶粒浩然長逝斯可謂辨得惡欲之分而全歸秉彝之天也於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賈氏云烈士徇名名者實之賓也實之所在名亦傳焉其所湮没不稱何足有概於公也往在乙巳讐賊之勒約也嶺之士擬叫

闈之舉而公先期發行鏞夏與李兄中鐸行至商山見公之自京逕歸聞草野微忱無由上達遂與憤泣而止追惟往事亦發一慨以數行語用替虞歌詞曰

青蛇臘月海氛霏南士高談隻手揮四皓樓前風雪夜今人灑淚短驪歸

青邱戰路上溪湄聽罷虞歌草木悲時我候公公在第穆然笑道此前期

十載并州匪偶然芳名留與一溪傳如今錦水西流去怊悵并州宿草阡

李希曾誄辭

鳳岡處士李公之寓通溪也有詩若序蓋自叙窮居獨學之意而余以山泉放海句語引之矣逮余往棲孤山前臨洛江日見汪洋之水混混千里晝夜不舍竊嘗有感于中時以舉似於希曾希曾未嘗不深喻而發嘆也逢年希曾徙屋於浦東之虎溪鋪排門户園林靜暇余亦來守梅堂日夕相從於寂寞之濱每謂陶山以後一隅偏邦得序閩洛而叔季以降學術多岐士趍迷方其或志吾學者出入四寸全昧本原且互相詆排不自振發周末文勝之弊鄒魯斷斷之感亦氣數使然也間抽案上朱退全書討論講究指

示門路蓋以一部庸學爲究竟地頭而本之家訓質
之諸儒俛焉孳孳邇來三十有年矣自玆以往十年
二十年之久則滯澁者日以融活沉潛者日以泛博
馴致乎盈科成章之域次第事耳所以相期於歲寒
者豈但溪山間竆居讀書之一希曾已也不幸歲値
龍蛇坤陰錮涸无妄一疾遽爾不起噫乎痛哉聞希
曾於吾弟岱卿之歿也愕眙驚怛曰斯人止於斯耶
吾不忍耳其聲而目其狀竟不一哭而君亦至於斯
死生存歿之間自有聲氣之相感而然耶抑二氣錯
互陽九百六之會偏値於吾兩家而然耶壹可慨也

希曾諱晩輿鳳岡其自號青壁先生裔孫壽四十四

詞曰

已孝希曾幼而孤旁無弟死無兒是時于人歟是時
于天歟少而學學而窮窮于壽古之不幸短命者然
歟已孝希曾槐陰兮井側巷梅兮參差追隨行樂曾
焉幾時萬類昭蘇春日遲遲彷徨彳亍兮歸不歸

李廣初中業誄辭

李公中業廣初響山先生之叔子也響翁以上章閹
茂秉義殉節 德壽宮之禍又極之于九年敦牂之
臘矣君陪阮府柳川公哭赴 欽衛時擧國波沸東

土之凡有血氣者駢首就戮廣初聲聞素著又是迺
家人不有爲西臺之放浪則建陽之崎嶇庸可已耶
三載棲遑歸以癸阮府公未幾疾作竟不得延之大
年於乎天下有道則立人紀扶世道蓋無與於下焉
而天下無道則民彝物則扶植來不使之泯沒者亦
夫人之所共有也君之一不幸而不於文明全盛之
世再不幸而適丁邦國淪喪之會俛仰慷慨終焉斯
喪又是不幸之甚耳未知光明磊落之氣萃于一家
父子叔姪之間而抑有商量大小之差有分數耶詎
信者時也脩短者命也時之所竆命亦有所不得其

常歎憶嘻痛矣辭曰
哲人之生有偉其儲瑜蘭如玉如測之淵如哲人之時
暴敖般衍毆之繫之不淄不磷哲人之殂如椽如櫅
猶之不食留與後嗣後死之悲忍辭苦衷啼傷嬰嬰
歲晏山空

李纘緒誄辭

有樊澗李公纘緒士之望也吏議公仲子爲諫院公
嗣孫梅竹翁是爲王考不顯亦世也惟公英特而秀
寬厚而宏蚤治舉子業蔚有能聲長道未卸紏墨斡
流年未及晬齋志奄没志之未遂歸幾于時身不得

年而又誰咨嗟世之以士得名者亦不一而若修士莊士拙士之循塗守轍自是儒家已事也惟公旣修矣莊矣而親睦之行至自非敦忠信之篤確然持守暢而不煩和而能峻古人所謂豪傑之士是耶屈伸灝海外也何足可槪於曠度雅量也哉痛乎逹年白眉兄之長逝也公曰君其哭之以心心非夫人之可與而許以哭之則其心可知也惟此一心非金非石非毋非駕顧此世道日棘依世尙同詭時則異公常破我百年一日而今焉已矣其何以哭公其何以哭公也係之以詞曰

植鄧林者難爲木産藍田者難爲玉維茲奕葉秀材是以難兮稱家惟公百夫之特篠此醇眞亦既浩博報施豐儉在時之遘兮豈其隨踵而立者人之溥也吾黨之嗟世道之索噫彼窮山絶壑相期於歲寒者柰倀倀而冥擿也於乎噫嘻

李子衡澈鎬誄辭

李君子衡年二十五而歿歿已二周朞矣噫每余孤山路左與子衡大人公相對於雲林寂寞之濱未嘗不淒然不樂於予懦矣嗟嗟子衡篤孝子諒人也植志内固莖穎早發自學語授字時鮮有咈長者意年

纔髫齔侍母夫人湯爐極其誠孝夜必仰天號籲及其屬纊也持制如成人平居雖有阨窮之來憂戚不於眉睫辭氣不出户庭蓋其天得之篤於倫彝也讀書爲文嘗屈首屑屑而領略其大意駸駸乎步驟先生長者之稱詡己自弱冠也迺年以來自虎溪而川砂築室於王母山下即七臺三曲之一也見今世道波蕩元氣日喪得喪窮達固付諸彼蒼而宅此幽夐樂漁樵於耕讀丐薪水於仙臺景仰遺芬收拾緒遺上以承順庭幃之望退與諸弟斯征而邁未始非一剏吾家門路而長途伊始遽至缺釁於子弟矣自余

授室於君家概見子姓之繁衍門戶之赫奕而泰翁之剛明仁厚君大人公兄弟第之篤友至慈足以表於世而裕諸後者宜食於君而不見食每一念到不覺氣短而胸填膺欲以一語哀君之才志命年而倘恍荏苒下筆旋停今其撤殯矣荒辭亂道非奠非誄其何以盡乎昔期倚之情而慰君之至冤極痛也於乎唏矣

哀辭

沈聖東鍾震哀辭

嗟嗟聖東君其死乎前月日余適在梅庄聞君病纔

三日而殁耳詰其由應之曰異哉聖東之死也聖東病一日告之以夢曰夢與病符我將休矣招隣友往山頂指示一處而云死當埋此病歛衣道衣正書案以不得終養告大人前招諸生面面手拊勉學如平昔嗣續之傳重家事之措置籍記無遺因取筆書自挽二十言方其書畢傍人見其手若驕驕然筆亦硜硜然自撥遂恬然而逝異哉其聖東之死也輒凄然作惡懷憶其學之積而氣之定歟時之窮而化之達歟此可以肇卒吾聖東何以文爲也仍足其韻哭之曰

棄猶蘭玉也壽何椁櫟之臨絕二十字千古墨未晞

族弟應遠 鏞大 哀辭

嗟嗟應遠應遠得年三十有四以着雍敦牂十月某甲殉于家忽忽已三年矣三年而莫我一哭何也其慟之深而哭之不能盡吾應遠也夫聰明才智之士世固何限而四海遠矣廣矣幸我得之於一門一家使我歷州里離親戚輕千里而求之悉足以多吾應遠也應遠幼而穎慧長益英秀昂然若騏驥之駸駸當道而特步武固未調耳回首大陸萬里庭衢一氣升降屈伸相因則吾輩之所仗吾應遠者豈翅應遠

吾一家一門爲哉方君之與聲從西爲也有書來曰業是捕風倚伺四至又曰若無良方夫大用不惢區區薄藝無足屑意而山川人物之府原濕夷險之界未始非動忍秉葦之資也每對尊公輒曰諸從之游騎太遠未知得失何居而不有儻來好會庶無仍復相與一壕蓋其期之也遠故望之深愛之也切故憂之亦不能無也往年奉望月軒府君緬襄于白雲先壠時聞君滯病未歸而念英姿非薄命相外祟非殺人毒不吾爲慮而曾未幾日惡音暴至禍敗仁壽夭也天固不可知而人事之乖盭柰遽閒不容一息耶

使君如此無寧無才無譽庸庸碌碌其生也亦於遐鄉僻徼耳目之所不相接而胡乃吾門庭胡乃吾門祚零替之日也先是譜牒增修之議亦吾宗扶植之地也通辭之懇篤節目之纖密皆君之所製而井井有條古人之死而不朽文字是已秋風三疊邢敦夫之爲籍手而北平鸞鵠繼祖之有昌黎也應遠蚤歲發軔未得涵濡乎作者之林而年齡以斲之又無三都家之所先後則不得於今日者無以徵諸後將何不死吾應遠也此尤可悲也澈兒幼而酷似大人公當樹摩之成就之君所謂乎存子者已老矣不知他

日得見果應遠如否嗟嗟應遠

族弟鍾煥哀辭

嗟嗟鍾煥止於斯止於斯耶甲子八月某日齎陶山門賢錄惺齋先祖稿四冊寄付君所盖酬君之累度勤勵而恠其久而無答也歷數月洛淵從以君訃書告訃吾書出君沒已六閱月其夢耶眞耶幻耶逹在己未春初君訪余於孤山深峽辭氣愿慤容止閑雅誠吾門不易得之佳士自是千里懸望蒲問筍束詞藻筆翰每見有進此心所愛尚何如哉君之遊學華城亦有年矣癸亥臘以書來曰今當撤還便信往來

嘗以故里云云此君訣書也聞君之病祟已於其時而書中略不槪及何也洛淵書曰君誠於保家力於爲先養親嘗以不孝自懼可諗君之行治果如是使之以年其所成就何嘗止於是耶嗟嗟鍾煥吾之最後一書大都是阻闊之悵期倚之情也君病而吾不知何狀君死而吾不知何日以死者而書以生者其幻耶死而無知者其眞耶嗟嗟鍾煥皓首窮廬旁無長成弟可便養崩城覆巢只三歲兒狐狐其忍可辭可棄耶叔季以來氣機騰倒淸明有爲之姿同見猜於揶揄而然耶抑吾衰戶奠振終不得保有一介佳

士而然歟最所冤抑者四三十年寄世之迹如風花水漚而塵箱冷榻敗紙斷簡誰憐而誰收耶落落參商魂夢靡憑永夜孤山梧月滿庭梅影參差寂寂而依依庶君之精爽氣魄之彷彿也夫嗟嗟鍾煥

告由文

先祖惺齋先生文集告成文

伏以府君聞道巖軒篤信躬行密邇宮墻雨化先及而名齋題扁亦出心畫千聖心傳之句可見付畀之重而其他贈書若詩之日星于天壤者皆此意也答必有原書贈必有賡和丁寧授受之旨宜其溢篋盈

籍而家世滄桑鬱攸之災所傳無幾寔斯文之不幸後孫之遺恨先父兄追先闡美之誠靡所不極而遺集梓行散失故而未遑竊伏念散失無餘僅存而可攷者亦愈久而愈泯則尤非私情之敢安也庸是憂懼謹謀壽傳編成三卷附以年譜附錄爲二冊龍蛇義蹟同門講磨略有證嚮然銀根未整益增罪懼之父至誠營刊謹識顚趾而家禍孔酷未見卒事印帙告成遽爲不肖之替行愴慕追感痛隕又極謹因節薦虔告

曾王考梅村府君文集告成文

顯允府君懿德華望淸介通明正直公平發爲文章
典雅贍逸斯文盛時林立須碩師友道廣德義磨礱
晩年通籍似若爲兆宜顯終路依舊東岡淸名動世
袍水鼎玉遺文在篋彷彿儀型力詘未梓久掩光晶
先考是憂凜若淵壑整例訂訛編成三冊僅付活印
先考奄捐不肖嗣受謹畢粧繕大祖遺集同時幷刊
家門大事天若有相手澤如新愴慕罔增先意替行
痛霣又極祇奉粧帙敢告工訖謹因茶禮奠儀虔告

二祖文集告成後告先考靈筵文

伏以先祖惺齋先生遺稿十世未遑之擧而府君所

殫誠營刋者也草本之零星而蒐輯編成年譜之抄
出日錄而命不肖略加修補合爲三篇二冊付諸活
印始於戊申正月至今年己酉二月工役纔畢遽爾
捐背不肖罪積昊天罔極近始編卷并曾王考梅村
府君文集同時粧繕前月十一日戊午告成于山亭
祠宇先意替行尤極痛寃今將頒帙敢告厥由

白雲山先墓安石時告由文

伏以恭惟府君厚德深仁軍功有褒壽秩覃恩九老
風猷五科門庭爰啓後人文獻相承塋道茲山四百
年斯儀物久闕雲仍齎咨始以醇古中焉未遑先考

是懼載謀石牀家禍孔酷遽承遺教諸宗殫誠僅具
是惇玆簡吉辰用衛隧道追惟先志感慕罙增尊靈
默監永世是寧 十三代祖考定略公墓

維雲一麓三世封塋雲仍瞻依昭穆成行墓道儀物
罙世未遑敬承先志二位石牀訐治偕奠吉辰維將
伏惟尊靈是安是寧 十二代祖考僉知公墓

祭文

祭龍山李公 晩寅 文

恭惟先生騰鮒世家韓呂門墻有傳有受不顯其光
規度天成蚤辨賓主大父曰咨吾家坦路植植堂宇

鍥定跟竪本之則有大祖全書天人性命四七源委
禮儀經曲體物無遺驗之身心發爲文辭簡節疎目
獨引綱維春風氣度大和盎醍時丁叔季士趍多門
拘檢徇名鈞賾喪眞而蹊而競口耳是資有來濟濟
示的其歸木鍾啓發盤燭牖迷扶竪之力尊衛之誠
臯鶴晩徹守素履貞用舍惟義世道之嗟藐余晩生
孔李承家密邇軒屛弱冠鈐鎚廖卿請讀問發言私
韓歐浩汗子史幷枝曰爾所與涵負書宜循循階級
日用猷爲頂門針砭奉以剞劂迨年春仲杜駕齋軒
先人巾篋仰質銀根卷首板控擬荷公評公時寢疾

空抱微誠遽撤屛幪安仰安依單盃瓣香言不知裁
伏惟尊靈庶斯鑑玆

祭柳公東植文

於乎昊天之不復久矣往者日遠來者日漓人事之可復而不常者亦氣數之歐遣不得者耶恭惟我公岐陶緒毬峴坪門庭風猷德懿固有自來而翕宇山立規度天成事爲之未嘗刻核而不遺微細言論之慈詳洪暢而常引大體不呰窳以持己不亂散以循人鋪排擬議浩無端倪而要其歸宿斷斷是忠厚中一副坯墣所以入人之深近自諸宗暨鄉黨外鄉黨

示諸宗而廣之恢恢有餘地矣天下之優由於可欲之善則善之所推何嘗小大遠邇為哉韋園之會姑蘇之庄藍田之約古人之已事而播之歌詠載之圖史亦彝好之感發而然也苟以公制行之實志業之寬推類而論世則後之視今亦豈不如今之視古人耶於予小子藐茲晚生耳冥擿之行無由振發依歸之計去益蹉跎邇年以來庶幾密邇軒屛時月承候有疑則質有事則禀庶得扶竪觀感之地而俛仰人世遽爾千古嗟我不祿逝將誰依而誰靠耶於予賴天之靈不至死滅則惟與哀允兄俛焉從事於園林

堂宇之列而講修遺緒明發胥戒無負乎昔眷愛之
至而以寓山仰靡遠之感也否

祭響山李公文

於乎聖朝以文明建國適大東一元之會而退陶夫
子當全盛之時歷三百有年時乎板蕩先生得其終
於乎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顯晦詘伸
氣數也人事也先生不幸乎斯時家而淵源之學國
而綱常之重擔夯乎一身矣先生其辭諸得乎疏斥
勒約六年于德山不焚循遯兩宮去國二十四日于
青邱纖亦媿食正終全歸允矣先生於乎鏞夏一介

纔命逝將輪彈之不暇而每倚斗牛間紫氣默誦花葉春秋之句三歎而有餘思今得先生一哭斯哭也豈鏞夏之所敢私也天定人亦定世必有執簡以竢於乎

祭李承旨令公 晩由 文

二五錯糅大和日索生村賦命少豐恒啚挺人之秀得天之全享以完福令德令聞有倚公兮世鮮其贏大耋金緋存殁哀榮昔公擧擧蚤歲舒翹銀臺瀛閣瀋宣海謠明時隆眷載篤先休古宅溪山晩契優游六棣門庭春爐藹然稟無常主座無虛氈追遠之孝

敎宗之仁祥祭者禮嫁娶者時綜理之密日用云爲叅之六行鄕邦依毗編之立敎君子是推末路阨塞好惡多門小大遠邇無間公言八旬一日山仰罙尊歲値龍蛇天不憖遺閭里趍走士林嚬咨入人之深迺見秉彝貌余小子每蒙眷誨一江南北而三十載候不以時情不自伸區區瞻望喬岳大川往歲玆辰適我病瘣不第不渳何嗟及矣日月悠悠邈焉晨如敬薦心香庶賜歆玆

祭重表叔雅湖金公 僐相 文

去歲良月葵公返麓奉閱巾箱仁齋寓錄金鶴一聯

爰有小識卓立之像清瘦之氣比物引類警露仙精
羣殊鴨騖啄耻稻粱寄意淵遠片言千古笆刎鼎彝
奚足多與展也維公亭亭物表重厚之姿堅確之操
合不苟同徇不情私濟之以寬伉默自持餘事筆翰
簡古由衷清疎在梅蔚蒼維松臨流傍石古渡粼粼
一里標範俛仰如晨時丁叔季不俗何病貌余後輩
深深山仰清樽洛社秉燭孤亭追陪杖屨謦欬我心銘
嗟嗟不祿遽爾龍蛇秋風慘慄三載黃華悠悠人世
痛矣今古單杯敬薦庶賜歆顧

祭松後齋李公中應文

於予士依於國國依於士今皆已矣小子將何以哭
公予屛幪撤而有安仰之痛世好篤而有靡逮之感
是則小子之私耳於乎公沒之三月而周綱頹公窆
之八日而秦令頒小子不敢以公之適來適去有所
欣戚而哀我生人亦孔之極矣於乎維巖有松君子
之晩節也鏡水無塵逸士之淸標也當家國安平無
事之時公之所寓興標揭者若默契而不偶然易傳
所謂觀象玩占知終終之可與存義者歟於乎三月
撤先人几筵今日而公轝辰奄届兩家禍故又不先
後以差也悠悠人世百艱萃止先王典章將何以復

見先人田廬其何以保守也不肖後生輩賴天之靈不至死滅則與哀戚若士勳諸益追先父老眷恤之意周旋於臺巖蔚蒼之間明發胥戒居易而俟命也夫於乎其不敢知也

祭李公晩好文

有屹羅山左梅右竹尺紙無障三世耳目家君有言永矢無斁抑抑維公大家風裁龜蹲鶴峙蘭佩霞裾世方呰窳公坦履砥世迭婾婀公秉如矢握珠擣華餘事文藝匪公是優我心窃識暎日槐陰晴牕棐几趍將薰襲四十年強公嘗謂余嗟我不諒玅歲翹翹

策鞭長道楚楚艷服曠視遐路中焉以躓豈其命歟然惟可憒其在諸兒籝金橐粟足志迺父餘外憂虞干我甚微間出文字評騭譚論或以持義誨諭諄諄退與賢允奉以周旋邇來經歷大陸没垠壁灰笙簧巷咨冠裳公遽仙馭後輩安仰樂天乘化公有遺章盥水擥涕槩公生平俛仰懷舊曠世遐思那將世故以戚以咨孤山之畸虎溪之幽兩家棲遑星霜幾周拊念人世萬事悠悠單杯敬薦言不知裁伏惟尊靈庶斯歆玆

祭霞溪李令公文

於乎殷之三仁所處雖不同而痛念宗國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則其爲仁一也噫恭惟我公以　獻陵華胄世家嶺表歷數十紀　璿源籍處五百里王室遠且登瀛典宗俱是晩暮時事也當　國家淪喪之會雖欲諫直逃往非地非時且去社圖存是大臣近親事而亦有能有不能也以庚戌始於榮道以庚戌秉義殉身其所以與國同休戚者亦非偶然也於乎三代以降代有興廢而所以爲宗室者苟非更生之痛根則擧爲松雪之放浪自恣而蜀漢之北地王諶我東之皆骨山人以外蔑有聞焉若不忍宗社之顚隮

而求仁得仁成就得一箇是處則其不謂三仁之徒
是耶非耶於乎二陵之松栢無枝雲峰之血巖已灰
凡我東土臣民者其爲痛恨固何如而公以宗室之
親年老謝事進不能駢首諍列退不能捍禦方面而
終以一死報國其所以平居靖默有得於自獻固僕
之義乎於乎百世之下仁人志士有以讀遺疏之劉
臨絶之詞其必有拊卷而出涕者也鏞夏以鄉隣後
生夙抱責沈之歎而靈光遽頽俛仰人世秪切輪彈
蟲鼠之感而已於乎痛哉

祭西坡柳公文

於當行

於乎先生啓衾前旬有八日鏞夏趍拜軒屏榮衛起居視乎昔從容譚笑亦乎昔及其牀第也未嘗有浸欿之候至擧乎昔所解君子有終之義說與執燭者仍爲寂然觀化意淸粹精一之氣其來有自其去適適乎昔用工節度正爾此處受用者可見其端也於乎二五錯糅世道汚隆之會必有動變之先著先生嘗見版籍之毁躪而歎邦本之斲喪見科試之奔競而痛士氣之斁敗燭照符契不啻若伊川之被髮也惟是以詩書禮樂之具而作於耕牧漁樵之社以慷慨悲憤之志而寓松竹梅菊之契譚笑自道有不盡

底蘊而其所不言者又何限哉若夫孝子慈孫之盡誠其親者得有所懇而壽其傳忠臣烈士之扶植斯世者得有所闡而樹之風教至於情性之發觀物之篇五恨之作咨嗟抑揚上下今古其所以自爲時者次非夫人之可與則顯晦忤合付之時命也又何足與論也後之讀其書誦其詩論其世者其必有感於斯矣於乎往在己酉吾先子之是月也先生就而臨訣先子泫然道七十年相與之義誠非偶然又常命小子須汝父事坡翁翁亦於哀誄之辭極其悼惜且夫先人兩世顯刻之文特爲撰次多有得於家人子

弟之所未及所未詳焉執反後事之託先生以之而不肖洪涊無以承受二父春誨之萬一又今此大運一去衆塗交馳斯文之厄亦孔之棘矣區區所疑誨之積仰質之私不惟昵侍周旋之末而虛徐逡巡梁木遽摧廓然人世將何以奉塵剎爲也其何以奉塵剎爲也

又 大祥時

於乎先生之謝世今二十有五月矣世道之壞敗斯文之晦塞日甚一日凡我後生小子輩將安仰而安適耶未知不忘之天庶有必反之常百世以俟而不

慼也否於予聽言坡西有社有園菊老松蒼竹瘁梅寒烟霞泉石宛其隔晨俛仰悵悵誰因誰告泛泛大荒人哭我哭於予哀哉

祭本生十代祖考望月軒府君文 戊午改厝時

於乎白雲一山恭惟我先祖定略府君以下三世封樹之地也昭穆繼序而邱隴成行府君衣履之藏祔在下麓土脊風渙塋域頹圮每當霜露奠省之日子孫之所掛時怵惕而思所以遷奉之議則如將不及而歲一如是焉盖自先世愼重而未遑耳迺者嗣孫極意追孝殫誠力圖始克合奉于祖妣淑夫人墓左

及其啓埏門衕玄扃愴慕如新而臨事卒迫節次遂
巡物土營築無以如禮尤不勝惶感罔悚之至也於
乎今距府君之世前乎三百有年而適家門全盛之
會也府君服習庭訓講受師教出而世也歷践臺省
宣試節鎭其於出處之義燕翼之謨有足以垂之後
昆而不幸主鬯累空耳目浸遠至若李澤堂所言琴
驪州清儉云云只於先父老相傳而若干遺文大逸
小弃無以徵之焉豈非子孫無窮之感歟於乎世道
降矣門户替矣自茲以往至邈之靈庶幾陟降左右
新衕之原而永世是寧亦有一氣默感者耶於乎痛

哉

祭李參奉戚兄中軾文

猗歟我公奕世門墻風裁宇量爽朗精詳貌惟銕定手是金枰叠年璧沼次第　園陵世値濛汜大運浸傾行違在躬休戚維時時以自靖安我棲遲聯床棣萼滿庭蘭芝天餉既優外來何吁大耋隆邵坐鎮門閭貌余冥擿每荷周將契是葉黃仰止靈光奉陪燕閒尋常起居縕之在心逡巡虛徐缺界多舛完局叅差哭子哭孫大化相隨帷慌掩翳轂燧遞改俛仰人世廓然靡遠良席溪牀趍拜何辭哭又慵聲情不自

裁伏惟尊靈歆右鑒玆

祭金戚文佑洛文

於乎生幷一世異姓同倫孚孚衷臆公誄先人維我先人亦嘗有言同祖總行罔有表內講誼彌敦維公是最最之以心篤厚風猷詩禮脚板孝友箕裘鏗然高閣映帶仙滄灘流源遠用溉芬芳公在在茲展也範刑貌余後輩曾拜軒屛藹然眉宇有孚缶盈遠我孤露瞻望參商邇來十年世道攙槍倫常斁廢邦國斲喪刼後靈光有偉龐牀用鎮頹俗庶斯周章痛纏靡逮大耋其嗟豈其敢忘澳恐衰頹晩矣替哭那復

誄辭

祭李癡軒文

於乎公嘗有言文豈吾猶人也譬如構成一屋子雖其丹雘列榭之少遜宏麗而欂櫨扂楔之各得其宜則吾亦有辭焉蓋公自引之辭而豈惟文乎哉風裁一世通敏爽朗公之貌榮名也閫中受大巨細不遺公之材器也綜核事物夷蹊釋競公之言論也所以近自州里遠而邦國得御者動色覿德者心醉若蚤歲蜚英翺翔軒陛則其所成就隨其分量之所在而其將猶人耶其不猶人也耶大廈將傾一木難支噫

彼斗筲之徒固不足與議而晚矣一命無以需棟梁之具則又何足概也於乎邦國毁敗彛常墜矣尊衛斯文扶豎自靖以俟來後亦古人已事後之讀溪門賢錄者庶將有感於斯耳嗟余晚生自幸趍走於羈靮之末而遂途絶峽無一事藉手於大方門路俛仰人世秖自廓然慨然而已痛哉

祭李東隱仲寬中彥文

於乎是歲六月適余南過金鰲山山多危石巉巖左右羣巒縱橫離立莫肯相下高之者必曰金鰲山其以吉先生予蓋天之所以與人人之所以爲人先立

乎其大者斯可矣恭惟我公大家奕葉登年通籍官止諫院公所謂適人不家者是也噫當宗社覆墜之會左右王室者死捍禦方面者死固其職也若遐外散班死可不死可而死爲難公其難矣乎哉方其判得熊魚也輒引嚮山翁其自道之辭耶處鄒魯之鄉者莫不賤霸而尊王遊燕趙之市者莫不輕生而好義及其臨大事處大變取義成仁有能有不能此不可言貌思量而得之也審矣於乎圃冶大節我朝持之以爲培植風教之地而嘗讀南秋江金鰲山詩下語多激厲無乃憤世之回護婞婀觸發於一時抑揚

過中之論耶大氐叔季以來好議論妄是非者顧何限而第看其歸宿之如何耳亦何傷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予

祭柳川李公文

恭惟我公嚮翁而第明時敭陟慶建匹休世値顚隮可擬伯叔仁之所在異迹同歸虛徐十年守素履正海嚇金烘我刃其霜星移鑊羅我弦其佩爰洎着雍有淚零陵痛徹穹寰又一戌會顚赴號籲邈矣帝鄉祈死歸全悠悠冉冉般得周弁飄然上征兄兮弟兮何先何後若夫登瀛屛紱貢篋豐鎬以文以蹟可論

其世細節踈目金刻何居於予夏也顚冥每荷矜憫
上章維臘初度時余投寄山亭有蠢無息性洙從姪
來自軒屏謂言牀兹語及賤狀公曰意其衰老至斯
悽然起懷有不盡意前去屬纊曾未幾時所不盡言
已矣冥漠俛仰人世何嗟及而餘淚青邱一哭二哭
廣兄歸侍次第列仙俯視空空唉我後死

祭李圭範文

於乎公嘗謂我曰我浦爲惟虔其過不君如嗇維其
所好爾肚儂眉而不一酬爲有歲晏歲晏無及忽焉
悠悠於乎憶昔笆釁纔極室倚雪堂書告奉讀興吁

典敎堂中辛丑亥朔氣數之舛柰又陶山時惟我公適在貳席猥我後先五句宣行徹夜孤燈大冬風雪義重禮擧體公章私公焉若私兩情無間尺峴如砥鏡水如流邇來十年炯炯修道如何運會又此百罹冠裳毁捐邦國殄瘁痛纏元二感古傷今大家屛幪惟公是倚風裁之厚綜理之密壽不賞仁貽不裕後太平烟火曾爲幾時翩然大荒生人之累何嘻何戚有淚黃花

祭柳啓八文

於乎惟我契兄完山柳公吾黨之望也風標之俊偉

器量之宏深有足以範一世而樹諸後也適値邦國
殄瘁齎志奄沒於基州之寓舍得年纔五十有五其
命也歟嘻噫痛矣其何辭而哭公乎曰我基州誰尼
誰止石嚙我足風慄我衣風耶石耶世道孔棘驚空
釜破鑿舟遽移我思悠悠念昔增感三峰秀色白山
嵳嵳湖回伊人宛其中沚包能巨細靜息喧啾維時
攙搶廣視高蹈海枯河邈遽謝全歸念彼雲鄉左右
仙侶先王官府烈士冠衿携手逬將脫略糠粃去冬
大雪以公重輕雪消人空宇內寥廓何哭何慽嗟我
人倚

祭李士勳秉鎬文

於乎迬年公僦屋於虎溪山中與諸益賦晴簑幽居詩顧余叙之曰晴而簑無用也盖公之所自道耳未余遽諾而心竊識之也閱歲漳濱晴日無多而又不得用以爲壽噫嘻痛矣惟公溪山世家後翁肖孫蔚穎蚤發文辭夙就固有用之器也世故多舛命不我與則亦不能無鑿枘瓠落之感而及夫大陸墊沒齊潦異路則亦末由乎已而顯晦在時用不用在我亦何傷乎哉每於朋舊襍至論辨橫竪而輒抗志今古歎咤世故瞪視睜然眉宇尚崢嶸其磊落不常之氣

有不可揜者固自如也於予襄之爲物外濕内乾精
固自如則公之所以精襄自署者亦豈非滿天風雨
獨保精景之義耶第當虛徐時月廓清海宇之日吾
將廣公之志表公之物其必曰有用云者是吾之志
而公不少須史何也惟彼呀然之谷斷麓贏箱中半
東之簾盈尺之簡留得吾精襄面目而猶爲藉手人
世之資耶是尤可悲也

祭趙基瑞文

於乎十世吾兩家一川東西耳杞宋興吁魯衛相將
恭惟我公姿挺剛毅性稟樂易譚論則務從寛和而

內守直截事爲則不曾刻核而綜理縝密時丁叔季好惡相形而未嘗褰裳而涉流未嘗脂韋而婾婀不以夸大而自多不以窮約而自沮于于三四十年案書庭芋野耒機絲田廬之剝落而墐畔稍成堂齋之漫漶而塗雘維新展拓得重恢之基而宗黨是依鄉里是推古人所謂不忮不求履信思順和而不流者公庶幾乎瞻彼光霽臺邊淨植之根彌堅之鑿恰恰是當日樣子而做得了一副坯墣也於乎人事易矣方公之林第也每相對嘘唏娓娓說世道之波蕩人事之興替若自家經歷來險釁及其就也握手泫然

曰世有甚人憐我斯憐我斯又曰兒們之大小大相須兄無我違此其千古之訣也微公有辭弟敢忘諸而賢兄克幹文若穎敏亦足志公之志矣公復何恨乎最所冤抑者公不大年耳念吾輩之撞着不辰莫此時若鋪排硬着亦莫此時若明發胥戒患好同歸庸詎無合做道理而公不須臾以俟倀倀人世果誰憐而誰戚也耶自公之沒涉我前川曾無幾時喪質之淚何嘗乎聞遂而暮途棲遑又不欲以形骸為禮不昧尊靈庶默鑑而垂憐也夫

祭李應漢文

於予今秋墓籍又一戌會也應漢有擬投花府書辭
氣之直截有足以褫破頑膽余謂八耋萱幃子身不
可以專且時有語默處有隱見將子少俟余亦入山
幽棲爲討靜屛息之計而君命賢咸祐鎬挾笈相從
蓋將相期於歲寒者也每於宵燈曉榻并課衆難有
應酬之不暇則未嘗不憧憧興思於蔦广松石之間
耳忽於月初一伻以君病報至祐鎬之歸告以无妄
二豎終當勿藥鏞元之診書曰命乃在天恃而無恐
也蓋雖此百六之會一線陽脉未嘗全劉予已則孝
敬如應漢省候如應漢立志如應漢者何嘗始畀而

終壽也哉所以俘人口報不省慧賞之先感而一節遲遲載東迤西竟作千古未訣之恨究其入室此何謂哉於乎進在溪塾之新設也勸誘而引進者必以君爲秉韋之資而深宵跋燭同憂共勉是吾與子之志也及夫綱常斁絶之日一介微命慢不能自引决則庶將與君輩收拾緒餘以爲苟免自靖之地而豈意少壯强果如應漢者中途棄捐而不顧也惟彼有窈之谷縹緗之齊整花卉之頓放是平日可愛可賞之物而爲今日深哀極痛之至則古人所謂帶累朋舊者亦豈吾輩之謂耶噫乎其命之窮也夫

祭柳表弟聖來文

於乎痛哉嗟嗟聖來生而寄者是生耶死而歸者其死耶死死生生終止於斯耶吾弟德一摧逝於三數日俄忽之頃余時又在外雖欲就訣而無由訣君閱朔牀茲在十里二十里之近可面而不以面死生大矣情事極矣嗟嗟聖來幽明存殁之間所欲言者何限而以時則無地無命無年其所痛恨雖糜身燬裂終莫之伸洩也以志則爲家爲國爲民衆其所擬議雖累紙疊牘有不能盡也此其爲聖來之此生所徹天柱地決非硜硜溝瀆者之所可容喙也且夫延之

歲年丁寧家祭之日亦豈無執簡以俟者耶顧余形單影隻神精飄忽不省此日之其日君亦何以知其從之草草路次一哭也三峰左右洛江上下山鳴水流嗟嗟聖來於予痛哉

祭再從叔稽圃公文

於乎人事易変難淹者辰而觸感者情耶自公捐背後姪亦入棲山亭沿江上下雲林水石田廬齋宇皆吾家十世先人遺蹟也門户維持之道未嘗不在於是而其在安平無事之時恢拓固未易矧乎大運傾頹家國毁敗者乎公之所夙夜憂勤者此也姪之所

依恃仰賴者公也雖一日十對言言念念而其有大
小大合商量處姪有不可而公曰可之公曰可之而
姪有不可而歸宿則一也有如一箇車輪均輸共載
闕一不可而今焉已矣暮途棲遑迯無歇泊而軸折
車敗如之何其可也於乎世道之波蕩無已時此身
之踽涼日甚亟欲脫略冗鬧屏息自靖而境與事隨
多少責應付托無人又欲褰裳涉流架漏牵補則自
來踈庸檯堅不起無以乎已則逝將收拾緒餘臨履
胥戒猶之可勉而耳目寖遠悔吝襍至此又其可必
耶於乎登寓撤還哀從姪是歲之秋克體公志遠從

今春來住剛州叅晏間當團會性姪間嘗從余而觀其志稍有奮厲差可有爲耳文從與學兒亦可互用而夾輔也自玆以往所可期倚者此輩若爾人渠輩亦不得辭其責也念我輪彈於世冥適於行者惟彼孤絶孤山果能老我紓我弗告弗讓聊以卒歲也否噫嘻痛矣儻來家室之鋪排只係命物者如何此姪之所尋常奉告於平日者一理推遷冥昭無間公今獨照而默會也哉

祭宗君聖博 德淵 文

於乎吾宗之栂赫世風猷必曰後浦松亭鄉隣之齒

文獻古家亦惟曰某氏松亭惟公寔是松亭主人寬仁和厚履素克謹自是一副模範若清貧儉約士之常也守松亭之有食松亭之舊固恢恢有餘地矣不幸値世道孔棘門祚衰薄先廬亭榭不勝有井湮巷蕪之感則凡我周親之依倚乎松亭者緬昔先父老尊衛敦宗之誠寧不惕然而惶懍也哉且旣是更張則東屯西崦未是非權宜之一道虛徐玩愒若干營構終非乎泉舊物未知公宿算何如而念我無似一未得從容牀第上下其論而公又限之以大年俛仰人世其何以爲心其何以爲辭也往詘來信亦不容

人力於其間也賢允克榦猶夫松亭培植未艾蒼翠
其在是歟至若追齋重建始於今春修譜一款亦次
第事耳後死倀倀交手相失痛纏公私曷有其極

祭族兄景錫 錫桂 文

於乎繄惟公家栂于吾宗遠而聾祖磻翁近而菊隱
伯仲二公世濟其美有赫其裕盖磊落之氣高尚之
操淸修之行本之孝友中坯樸而惟公是稱家人也
若穎早發果而榦詳而緻措諸事爲罄無不宜窃惟
仙庵雲舍之補弊废頽公之于家也追齋義壇之有
譽有貯公之于門也至若盟盤鮮血有事襄陽公之

于鄉也引而伸之可矣分量之多少而其不能有所成就時也命也在公何有也於予吾輩生丁叔季海磬河豎尚矣而有時相對強半是杞宋家謾辭冷話而且月峴南北會合未易循夫洞然相照者一片心旌也每於大小大合做底輒曰某兄在終焉暮途悵悵天不慭遺先秋梧葉古井興吁度臘梅梢疎影迢遞憶予已矣此何人斯

祭族叔洛彦文

於予迬年七月之行固知有此世此日耳生離死别所可言者何限而瞪視無言忽忽以歸自七月延至

十月十月至今一周星霜而又無一言以哭其忍之耶忘之耶於乎惟公天賦穎慧英敏父老之所自幼稱詡也中涉世故幹蠱亨屯州里之矢口嘖嘖也在周親而依恃敬服處朋舊而周徧曲當不必待我之言也若夫門祚衰薄應遠摧逝無寧不言閱歲浸就釋戚報應靈呼已舉新婦在閨此又何忍枚舉於冥冥之中耶於乎吾輩生丁叔季不能無多少擬議而蚤事公車需不見償揄揮踠晚從以世故逝將收拾若干緒餘爲自靖之地而此固未易言也若世稿之將圖壽傳譜事之槩擬旋停雲塋改緬後次第經理

公之所極意商度而今焉已矣則姪欲重言復言之不盡而抑又何補於此生耶每永夜山亭野鷄喔喔山月滿窓歷數少壯相期之遠默契之情不啻若堂乎骨肉之際而暮途相失隻影孤寄此何人哉此何爲哉回顧一門耆德俱空周京叔景錫兄松亭主人次第淪謝金谷寓軒奄奄又牀第其子然其畸者亦日修待期之人也幽明一致脩短同歸又何庸覼縷戚戚爲也

哭三弟岱卿文

於乎岱卿去年九月十五日蚤朝君自柯庭來告我

以寒泉之行是夕歸因病不起今以乙巳三月丁丑日巳時永歸于土君之靈箱又自寒泉來於我子一宿而發生行死歸一何役役耶痛矣痛矣古人哭弟辭曰使我死而君哭我將何以哭此絕悲之辭而猶不足以盡吾今日之哭君也秀姿卓識孝友篤行君無媿於古人且父母俱存兄弟號呼古人亦有此慟若君遠事兩庭異居分爨燥濕不避者君之身起敬起孝鬼神可質者君之心也其所備經艱虞惟吾兄弟不能盡知者蓋君之所自志則庶幾盡吾之職事無戚吾父母之心已耳吾亦念君而倚君者意謂理

無有不伸善無有不佑則虛徐十五六年過去儻來付之轉盤之燭注壑之水矣邇年以來外感交攻若痰滯若疝瘀然而不省其真元痼涸濟充隨之及其已病也視若无妄之祟君曰動心而我未嘗動心至於等待之望固碩果之理也稍為寬心於度朔經旬之後而篤地見失於俄忽之頃畢竟一死君而再死君顓司命者既椽其前宜善其後終焉如是始寧勿爾也凡所以厄君於死生幽明之間者皆處人之所不常無非吾獲戾神天隨其所為命者斷之又斷之耶於乎居然五六月之間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諱笑

焉遊從焉怙視乎昔古人所謂最下者不及情者是耶若夫事到前而無以措諸爲觸於物而無以識其微將何以典守吾門戶何以承順吾父母之前何以拊循吾兄弟之列而自立於鄉黨州里之閒乎痛矣痛矣三日而不得見君之面五日而不得撫君之形今將永閟於九地之下噫乎已矣君其死耶我其生耶擬欲最君之聲卒以納諸幽而倘怳惚怔無以爲言言之所不能者亦無以爲哭也

又

於乎亡弟岱卿昨年今日君尚宛轉爲床茲人居然

穀燧遄而星霜周耶伯兄鏞夏致三痛哭而言曰每吾父母在座兄弟俱會愉婉之未盡底而常若有鬱結難化者然以深冤極痛萃君之一身而欲伸瀉不得也於乎吾固忘君久矣目之所視耳之所接事之到手有君之所規警者焉有君之所愛憎者焉吾不能盡乎如君之志孤山水石雲齋楸舍江樓溪社之會君之所追隨與共者而吾尋常行過恬然若平常至於音容形氣魂夢之可相交而一再閃忽於若記若不記之境每於山亭之路路出君之墓下或念到而旋忘或已過而驚顧噫噫痛矣幽明一辨雖骨肉

分形之地生憐而死捐日遠而日忘耶抑吾獲戾不
友自不能盡情於存沒之閒而無由致一氣之相感
耶亦吾自喪吾七情泯而九魄遁耶於乎自君之殁
大小大事合做而不能做常營而不常就着了不上
心有如風中之蓬忽東而忽西漏器之水上溜而下
滲今日而如是明日而又如是求其所以如是乎不
如是乎則職由君之一死而茫然不自知如何於是
乎君之死益定也於乎薪火誕妄之說非雅言之所
與而冤抑之甚借使冥司百悔千懺復君於世來世
之爲兄爲弟卽未可必也且異日者室家弟兄團聚

會合如陽界之爲此生之已冤已痛終無伸暴之日生而爲天下極死而爲天下極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於乎大耋堂闈將攝之不能盡誠承順之不能盡力而不肖之責猶復前日從叔侍十里離違叢撓焉棲屑焉而不能相扶相恤嫂氏將幼僅度往來山亭而雖旬朔饋奠之奉不能親執護第憂虞而兄漢震輩兄不及護第憂不如渠兄猶不能出脫乎此個窠窟坡第仁從大都一樣而俱是失相之暬歇泊未易使君而在世可仗者何事可議者何事而倀倀迷途伈泄交至此吾所念念不能忘君者而邇來十數月出

八事爲其不忘君者顧何有哉春抄若干修理古宅而未克就完夏抄作沃西行盤礴於宗人各處而若無可意處大運僉兄憂樂之不能枚擧而大陸將沉北風之感交切相對遽俙亦未嘗不在君事俛仰人世秪自拊躬而悼怛也於予言念山亭而日也諸弟辭庭門無五尺之可呼喚而嗟我父母倚閭南望竟日而終夕不肖遭窮壤之痛尤何以爲辭耶於予痛哉

又

於予李表從明仲兄誄君詞引君之詩曰何時理我

叟從僑寓見瑤臺沈爲仙德音潔於偶伴於日用
事爲吾等品賤乎矣竊以爲惜學畫人之性童人之
名行人之識也其雖臺紀於鼓於遠馨宮河常恍然
乎爲哉不幸千里之遠困於濁世未測之珠淨於沙
石事與心違時與業乖則輪困鬱屈之氣不能無所
結乎中矣觸而瑤臺一絶其辭洗其旨遠有無限言
外之意於乎苟不處仙卿之地何以知仙卿之履歴
不以仙卿之心爲心何以知仙卿之至行也於乎噫
之傷唐偶閲書淮擬作詩論者以七月既望之作
也有吾生不足更被化此月如從赤壁圓之句合化

字不雅隨手抹去盖君之靈根慧肚固有天機之先
動已兆於謾浪之作耶於子君欽殯後未幾日適在
山亭是夜月明灘聲入户忽於似夢非夢聞有懷君
詩一聯曰依稀山影于淒切江水聲永夜悄無寐何
心到天明此何足像君之彷彿而懷君之懷耶山可
夷水可涸悠悠此痛曷有其極於乎痛哉惟此薄饋
亦不自力君其念之來我以享

祭三從弟勲御鎭德文

於乎勲御距甲辰十月初八日今再周星霜矣前月
二十五日撤三弟岱御筵於寒泉之寓今今又哭君

之筵而將撤焉寃乎惜哉吾於君輩也奚不以時情不自裁而尋常掩淚之感多在於言笑遊衍之席時則彷彿焉顯顯焉飄忽於颯爽起居之間而久而後始定悠悠此痛不依形而存不隨形而亡自玆以往可撤者撤之已矣其撤之不可已者將何時休歇耶於乎惜哉樂善好義人之秉彝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固無遠近疎戚之有間而其或未爾則地界而限之物我而形焉所以吾與勳卿地者固多而如勳卿心者常少是心也非以容貌言辭而得也施於日用倫常之則而行於事物無窮之表況能使之宣小能

使之大虛能使之實詳細而不煩簡當而條暢此吾所以望君而倚君者也長途遠餉百無一酬其何以爲心乎哉伭卿亦一勳卿也一伭卿之不足而斲喪吾二勳卿其安得不逾久而逾痛惜也庶或日往月來收拾精魄裕我門戶寬我諸父修飾者修飾成立者成立嗣續者嗣續志君輩之志行君輩之行謂之追贖君輩則可矣倘可謂瀉君輩之至冤極痛也哉噫予已矣一生一死所欲言者何限而臨紙泫然輒不成言往者臨穴之訣亦如是耳其胸肚結轖終莫之宣鬱而然歟哭之者三從兄致三致三之弟章一

德一舜明從君之第佑明俱是失相之替悵悵靡依
而舜卿第今春又隨君而去死者固可悲而生人之
悲亦孔之極矣於乎慟卿庶斯來享

祭故室孺人李氏文

維歲次甲子三月癸丑朔十三日乙丑夫琴鏞夏謹
將淸酌庶羞告于故室孺人眞城李氏玆以往在変
襄臨事忽卒神主未成今因生辰始克追造拊時愴
感尤增悲苦惟靈舍舊從新是憑是寧於乎伉儷義
重死生亦大矣夏之於孺人生而未嘗爲孺人用其
情死而無以爲孺人盡乎情俛仰人世豈其情乎哉

痛矣痛矣余年十六始聘孺人時尚穉少質又膚淺殊欠丈夫志氣孺人以大家模範處之以禮每有規警語服勤舅姑志體之養左右無方承攝累世蘋藻之奉而必誠必潔至於諸弟之成立凡庀孺人之所隨宜營辦而妯娌之間濟以寬和御婢僕恩而有法賓客過從宗黨扶護必周遍而篤厚傾否 婦人之所難而乙丙山亭之寓綜理責應補弊貞艱復舊還第嘗大愼從君子之所貴而戊已終天之痛殯斂葬祭克謹克備情禮無闕若夫憂病之來始於己卯解娩根祟於乙酉毒境與亢痽甦絕於癸巳彌月時

遺癘竟至養育不利遂成貞痼自是衰老浸淹劇歇無常僅僅止六十八年之壽痛矣痛矣每中夜無寐默數與之小大經歷嗟我首之以弁者昧昧陸陸無一事可擬於家務世故而徒然顛倒於敗紙壞墨不省勞勤憂苦之爲甚事一切是孺人敬愼無違中悉歷了此生信是孺人禀賦之完厚綜理之縝密果如是而矣心貞固不避疾病憂患又如是寧不切切而痛恨也哉痛矣痛矣孺人常常憂緒業之難保守而余曰豐嗇自有分劑何必苦心極慮云則孺人曰是何言之不思也命之雖有豈可專無用心而諉諸來

後曰非余所知可乎又曰當此世紛搶擾先事尤不可不力墓所各處雖片石表識何不留意云云其盡誠於職事之所當爲類如此是以其居室也吉凶之須濟接之廣默運詳定罔有窘跲至若見傭賃之耕耨而揣知其勤慢度田疇之步畮而預料其收出此皆吾所未能而孺人能之若使孺人當門戶高大子姓昌熾其所成就何嘗與譾劣心泄者終始憂病乎而已耶於乎邇年以來余又投寄山亭棲遑靡定雖居處動作不能以時相守且念踽凉日甚寄世可吝逝將離羣絕俗以終吾餘日爲意而及其撞着此時

界悠悠二十月來又不知此生之爲如何歇泊擗躬
自悼轉覺辜負孺人於契活存歿之閒而昧覺蔑識
無由予自伸也

祭乙女鄭氏婦文

冤乎惜哉汝其舍我耶汝生己丑孟月二十九日幼
嘗遘癘八歲隨父母寓峽庄備經艱苦乙巳臈月三
日笄首于浦庄丙午九月禮歸于蓮塘夫家覲省在
翊年正月是歲六月擧丈夫兒留在父母膝下首尾
十六箇月庚戌仲春來哭我父母氏祥次夏抄經歸
而嘗欲歸寧而未得歸寧壬子六月念三再乳而十

二日而摧逝越八日壬申終于土成人纔八年得年
二十四冤乎惜哉汝性婉而純孝見長上有怨厲意
宛轉和柔之狀溢於眉睫必得怡顏而後止性又通
達周徧見人有寠跲憫恤周旋心手相加而慮多有
長老所未及焉蓋自齠齔已然而長益充如耳洵美
既具失之年壽誰信渠父母之言而為汝惜哉於乎
幸汝夫家篤於倫彝厚於種績兩庭大舅舅姑氏儼
予牀第夫子焉恹恹有忠厚器量終能食諸後二箇
孑遺之既秀且完者庶幾志汝之志伸汝之冤而予
奪無常固汝命數之沒柰何耶抑汝父母之不幸耶

余見世之數於子姓者其鍾情恩愛逈出常常而余則只有汝曹愛而不知愛憂而不知憂其幼其長視如草樹花卉之雨露津陸而任其自遂終之以女子有行遠于將之宜其舍而長逝也雖然尚汝父母耳傷得無盡然傷心也耶記汝六歲時離母往山亭以輪疾數旬頌洞祖母氏欲通汝懇以來則曰無以也病已曰豈不以恩無益也徒勞也推此心焉則去年汝臨濈時隱忍情事可諗而握不以時病又無及此尤切切可悲也嗟余前秋一行適汝移壙後數日也哭之墓汝舅氏備說汝病時情狀而相與悲苦若寬

譬語祥也顯然有油然之發而挽而留我郊而送我此固可感也亦可尚也歲月如流天道好還逝將持而慰汝也居然之頃練而祥焉遂憑一觶情不自裁盍如有知彷徨於觴豆之間而啜之享之也

墓碣銘

觀察使裵公墓碣銘 幷序

公諱桓姓裵氏興海人高麗太師謚武烈諱玄慶寔鼻祖世有顯仕諱裕孫諱榮至諱詮高祖曾祖祖官銜具先碣考諱尚志號栢竹堂 贈官兵曹判書妣安東權氏 贈領議政希正女洪武己未公生府西

金溪村移桂谷里卒丙寅葬豐北美質谷午向之原有碑鍾按公建文辛巳登丙科乙丑拜監察兵曹佐郎在庚寅而庚子陞正郎中間歷奉化縣監工刑二曹佐郎己酉陞直提學壬子除左司諫乙卯拜兵曹參議轉工議刑議壬戌觀察公忠全羅二道丙寅以晉州牧授海西節呈病辭此其居官大較也配咸昌金氏保勝就用女男孝宗監察孝存錄事孝崇承旨孝騫都尉孝思縣監女文汝良尹處宗崔汀朴溫於乎公生忠蓋世家歷踐華膴從趙文貞庸學有承受所著詩文逸而不傳惟孝思庵枕碧樓東都懷古諸

作播諸人口或載在樂譜舊碣不少概見只書官爵
姓諱如嘉樹原栢堂墓表兆闕略盖世之也後孫秉
旭度煥以歲久字泐舊襲新刻請不佞以識其何敢
贅焉嘉樹之後來大筆燁而逾簡銘曰
鬱鬱豐北鶴山維客有美之谷徛歟觀察公幽宅正
統十四年己酉後丙寅

鶴山文集卷之五

鶴山文集卷之六

附錄

輓詞

權秉燮

同人消息白雲鄉萬事悠悠一刼忙世德惺翁傳舊緒文章梅老襲遺芳晚歲工夫須大呂傷時巾子獨平凉躬行謹拙循餘裕分付庭前學禮郞

又

李中實

從遊記昔弱冠時九煉丹砂妙術知潦倒無爲隨定分梅窓春夢遽頭期

孤山奇絶接吾山正脉遺風在此間講世同鄉導

守意相傳勿替共躋攀
燁燁才華服衆人文章武庫不爲貧桑瀛浩刦嗟
無定抱玉長終席上珍
晩託朱陳契益深峨洋特聽匣中音霜眉又忍前
春哭幾柳鴒原割胖心
顔色驚看落月依秋懷憭慄鴈南飛黃冠老宿修
文擧其柰吾林氣數非
又　　　　柳中植
羅浮秀色鬱嵯峨文藻吾林自一家嫡嫡淵源傳
正脉此枝橫出老梅花

樸速儀容耿介姿蒼然符彩淡生眉幟牙萬軸跡
趺座閣約眞工卷裏師
文物東華盡弁髦棄泡一瞥總往濤悠悠廿載風
泉感秉執苦心一笠高
秋天寥廓萬山哀弗弗丹旌送夜臺遙向孤山亭
下路奚靈應泣更遲回
小少峨洋淡水期海陽一闋兩心知離筵惜別留
前約隻影那堪哭素帷

又　　金魯聲

羅浮八月暝哀響動蓬歌傳道鶴山子歸眞草坊

砂
我識孤山壁胎仙久託棲一朝胡絶粒去入無窮
倪
東韓悲憤事志士自彈冠褦襶人休謗其何禮壞
漢
常棣昔墻陰五株俱美質送知鶺鴒原存惟章一
一
此翁捹勿忙一闋形難覿華表後千年丁威誰識
的

又　　　　　　　　　　　　　　　李鍾夔

十世孤山宅謂君肯構賢晦韜榮路窄博雅法門
專整頓琴書案終朝坐嗒然毫無疵一點交萼棣
華聯客散因開卷塵來却掩扇衰暘充大義寸鐵
去罙堅海國沉淪日蔽陽戴舊天輪蹄日湊輻輳
笑浩無邊林立山南士疇能與比肩狂氛猶未息
無恠去昇仙自出同吾渭相知最妙年無間兄弟
好偬切又無全徃者逶迤路清凉指後緣君今不
我待何意更於宣賢嗣堪承述仍看舊物氈有誰
將信筆千古貴新阡

又　　金濟晃

羅浮文獻宅此老幸康莊胥祖陶門雪曾翁憲府
霜一生守謹拙廾載戴平凉匪獨爲庚契與言公
痛長

又　李中均

白首將誰與青山送故人無緣更會面有淚獨沾
巾浦院月明夜山亭梅發辰行尋舊遊處寂寞掩
埃塵

人間此何世桑海有餘悲百鍊眞剛見千林獨秀
知耕漁延暮齒編簡展愁眉一夕翛然去身名兩
不虧

又　權相翊

孤山之亭絶塵俗想仰當年惺老居至今孤山何以好致三先生此讀書

春秋大義昔曾聞身作周餘未死民哿矣自卑仍自弔卄年頭戴蔽陽巾

思公幾欲話心期我病寢深公大歸青山四尺知何處合把黃花一爵之

又　李濟相

昂昂仙鶴下青田棲止孤山七十年霜翎恐被緇塵汙高舉翩然去上天

忽說吾東變海桑遺民無力可扶綱腐心默守陽
秋義一開衡門卧廿霜
獨戴韓天岸竹皮歲寒苦節竟誰知浮羅山畔雪
霜鬢惟有孤松堪可比
讀罷秋燈掩卷噫閑愁萬種擧攢眉柴桑心事金
華志千古嘐嘐尚友之
黃馬深讐討復遲苦戈從事奈無期海山人去知
音絶愧殺人間未冷尸
憶曾被髮入文山珍重箴言幾砭頑麗澤暮途成
濶别此生剛恨未窺斑

霜花欲老肅霜秋髣髴儀形此地求白馬巨卿違
穴訣薤吟摧咽不成謳

又　　　　　　　　　　　李健鎬

小溪南北兩家庄謹拙相規十世將惟有羅浮梅
一樹歲寒依舊放春光

憶昔詞壇鼓氣雄一時南士望餘風初年渡灞何
須說不負君家繼述功

天窮戊運帝星移巾髮衣身一變夷頭白廿霜何
所着杜門洞裏有吾師

要我同竿舊釣磯心然猶待險濤徹險濤益漲君

先去縱有風恬孰與歸

又　　　金秉宗

一哭厭冠二十年遲遲頭上好還天西風吹送嵯峨影何處勛華日月圓

炳炳家謨摑血如程門心法發端初至今人說孤山好留取賢孫繼讀書

任他春事不曾干一樹清梅苦耐寒怊悵羅浮花下屋吟魂寂寞幾時還

又　　　琴東烈

寰區風雨晦長年炳炳東南一燭懸如何報答先

王國頭上黃冠不愧天

惺翁家緖述無愆梢世希音理斷絃寄語過房兒

勿墜巾笥惟有一絃玄

追齋新刱會曾同公駕西時我赴東獨惜吾宗宗

約日阿誰能作鶴山翁

又　　　　　　　　　　韓德鍊

偉哉惺惺翁親受陶山訣至今孤山亭餘輝透寒

雪梅下老丈人又是氷之潔直自滄桑後特厲風

霜節廿載平凉子一部春秋帙舍魚不苟得履虎

不見咥高節還餘事經學襲前哲昔我陶山行肯

賜披玄闡種種南雁聲手書仍不絕再凝尋梅約
空疎使肘掣忽焉驚木稼迸淚如川決遙展壓腸
縕字字渾是血

又　　　　　　　　　　權命燮

樂哉惺惺翁親炙大師宗居近淵源坊名在七十
中清芬十餘世世世敦儒風我公乃其胄承襲在
箕弓少小尚白賁不慕華其躬晴窓對遺卷孜孜
繼述功遺世古無是子卯甘長終白髮平凉子卿
爾表孤衷本非爲矯俗亦不期玄同抱此遂終古
翳然環堵宮鄉黨胥起歎識者懷深恫我以中表

親時拜羅浮東醺然飮醇酒一笑情先融仰公顏色數尚喜神思冲誰知十載間人事轉頭空平生好塤篪後先相追蹤寂寞孤山壟蕭條梅樹叢他日淸凉路那堪賞晚楓

誄辭　　柳淵龜

於予友道之喪久矣朝金石而暮戈戟外膠漆而内秦越滔滔是耳惟君子之交則不然淡如水而臭以蘭朱張契以道義韓柳托以文章俱是聲氣之相感應若夫山水以知音然諾以傾許亦非友之至也吾輩縱不敢妄儌往昔塗轍而其所以自

期未必在俗下拍肩者之爲也顧以管蒯之微而猥托蓬麻僿倮之陋而獲忝諒直會面焉只是邂逅過從之幸資警焉不有講質箭來之益隔以二舍而感應如鍾鳴照以片犀而脗合若符契聞見寡謏而謬認以乃家餘型志氣闒冗而猶許以儒拙本相此不侫之所以受知於公而亦粗有諦得於造次譚讌之間艷悅於小腹彝天之衷者不爲不深且密矣公以愷悌清明之資加堅固確實之工玉濕其質也薑辣其性也世方以脂粉競飾而獨能疏坦而任其眞衆皆以衒鬻是尙而獨能貞

介而退遯瘦如絶粒而自持則山重也軟若閑姝而自守則鐵剛也承襲子家氈舊範而毅然爲季世之完名沉淹乎古人墳典而確如爲吾黨之模楷如公者求之古而等其倫殆聖門所謂狷者之流歟余嘗諷公曰頎乎而有壁立之象同羣而有超世之志不必標揭而崖異公微哂曰適然爾非有意也是其素執不輕以語人而人莫得以窺其際也又嘗語公曰約束同志一躡仙區曠感乎吾山之堂盪胸乎御風之臺仍登先先生遺亭俛仰乎芬躅風景觀法乎居閑節度是邇來窃算公犂

然曰美事爾第丞圖也李此黏絮鹽甕裳躍遠及
厚約未踐而公乃各天而草宿矣時於雪月窺簷
霜雁渙侶之際不禁質喪絃斷之悲遂哼短詞一
闋以侑冥靈

先民有訓約以持己約則鮮失持則毋蹟匪或高
深坦道予履貞不絕俗崖不標異蹟千來百悠哉
此理由今而視公則是似乃慕墻羨賢躅孔邇乃
述裒簣先梱在是東閩舟洛左圖右史羅浮古楂
香聞十里遺風未沫貽汝賢嗣剞劂會吾林碩果以
恃睠言瀛寰翻潮瀰瀰托身樵採孰覷其義韜名

草莽孰知其微白雲嵯峨精爽于彼凄斷萬里故
人之誄

祭文　　　　　　　　　丁大植

於乎此世何世視天普普人之無吪罹此百凶吾
生可羞君没而寧以羞怛寧毋笑賤傖念昔相好
心乎營營我始逢君遠遠之館君姿英英玉溫金
鍛而我鹵莽駑劣鉛鈍質殊虫鵠誼實弟兄河山
百里凡幾逢迎公東西笑每我浦棲周旋場屋出
入相提巧匠縮手不善乃售我竊斗祿君守巖竇
君操益堅歲寒不涅明牕畫靜圖書秩秩浩劫蒼

茫我倦歸山高岡花石吾輩淚潸往在涸灘地軸
漂淪君曰何爲草野孤臣肯彼溝瀆匹夫爲諒杜
門謝廢毀冕自放婆娑涼笠廿載荒濱先王在天
收召逸民君靈上征蕙佩荷纕脫屣塵韁孰拚孰
障斯世混混一士難得嫺雅之儀詳明之識學問
之勤執守之確世復有君我或未覿心焉愛艷亟
今而昔遠爾各天寧不慽慽老我不死益增醜惡
天其勘罰貽以慘毒癃病日悴符到宜促雲鄉他
日庶幾相握悲不幾時何用張皇緘辭遙奠筆短
情長君靈昭昭歆此一觴

又　李中聖

世値風澆俗溥文章革矣膚髮毀矣氣數之變易莫此時若以公之耿介脫俗厭而謝之於公安則安矣而後死者痛尤不可堪今之古人于何更覿痛矣痛矣盖公之處世接物外實樂易而中藏之寸鐵確乎難拔則有之而知者知之耳其於平日事行若相處之誼可哭而可記者何限以若鈍劣荒辭短尭不能抽一二於百千無言而已痛哭而已靈如不昧倘賜歆右

又　李鍾濤

於乎濟之愚居此世七十年閱世變亦多矣見世之爲士者攻苦藝業砥礪名行標高揭己聲望蔚然動人者不爲無多而及其一朝遇事變臨利害能毅然自立不改行易操者十固無一二噫士風之汚下而廉防之掃地矣粤在社屋之日天綱墜人紀蔑或激射憤薄悻直自快有絶粒焉仰藥焉是則委身報國者盡其分事耳夫林下措大腐心忍恥進退無據顧安身立命之難其地耳于時也君方持先大人衰喪闋而仍不改外除之平凉笠指點者疑其性僻意揣者以謂預處過密之義非

類則脅究到底而亭亭皎皎不懾不撓子竊憂崖
異取禍書以諷之君回解之曰白髮平凉子古人
亦有行之者從吾好足矣何必究義意耶自后跡
不踏城塵一步不赴人宴飲裯席抱書偃仰於孤
山先亭徜徉自請其旨微婉而確然有範世警俗
之執守更高了人一頂是可與知者道豈一時循
名執跡之所可擬議哉於乎倫理篤厚而藹如樂
豈文彩雅麗而闇然無華見解根據而不自賢能
操履枯淡而纖翳不着命數或舛而受之以安蓋
是天稟之美而自修之方也風流標格無甚表表

於人而至如梅寒竹貞玉溫氷潔則合下礦脉家性也濬所未能而欽服其天出之行者養生也昆弟怡愉親側唯諾容色祥和自臻湯爐也不翔矧嘗糞以驗加歠殯侍也晝夜柩側藁處不被終三年不近滋味而無毀此可以隅及庸細顧今禮壞之日後生少輩不識居喪之爲何等物事而有廢見素冠之歎得使君處有爲之地則豈不爲世教之則耶往者偶論儒門學弊語到流輩之執脩聯裾虛禮成風心所可恥而自沮君喟然曰兄眞個得外家之性兩相頷可批評氣味洶然若神契意

濇畸人也一生伎倆爲薄相小兒抵戲無一擧似於人少日虛騖公車得失之念已與血氣隨衰而時事遽變不得於彼者適足免居今處身之累固無恨焉惟與數三知己携手暮途夷險餘日而李此命物多猜分形之深君棄去已邈人琴俱亡天顯情摯如聖來及君昆季又後先各天幽明遠阻先我飫者不多留於斯世固理也而少我三四歲鐵剛無疾者何不少待哭我而令我哭之也上數人者皆吾黨之前茅而頹世之奇男子也謬劣之得與幷齒爲天屬爲友生感氣類忘形骸迷莊戲

嬉七十年間儘莊惠鍾牙之緣矣得之甚難而失
之此易後死孤存阨窮困苦靡所不有質喪之悲
窮途之哭詎但庸衆人等哉於乎疇昔也君步屧
不出山門予以賤崇塊伏雖不能還往會合而時
憑尺素爲聲息尚可以吐膽照心再昨冬君憐我
走書曰待春春暖持短策就巖逕相要我北亭爲
暢面予手額至春而君竟絆掣拏未諧及夏之盛峀
雲翳空神思惝怳惄然北望久之忽一長鬚以惡
音來報是豈夢寐所到哉憂我瀕危者乃反貽此
呼跳耶於乎脩短命也晝夜常也若夫過去得喪

方來萬變高見之所燭破而不欲聞予亦不欲長慽慽強聒也世之曠也長夜復曙人彛未泯則後之君子撮君心迹而與杜門蔽陽子并編於野史者矣君殆不朽於身後也耶至哀塡胷詞冗無緒君其默會否耶

又　　裵淵發

士之特立獨行行其所當爲而已當山河異昔風雨晦冥之日葦布無可死之義溝壑無可守之地則無寧取金華之苦節杜門屛跡以自靖獻非過中也又非離羣絶類潔身長往者可與比擬也慕

古而自修守正而不撓如昏衢之孤炬頹波之砥柱則其有關於世教果何如也於乎公以拔俗之姿邁倫之識承家學淵源之正土型金甌移易他不得縱未得出而需世紹述遺緒牌拂一方固分內事也而値此不辰踽凉靡適抱書深入與世相違高余冠之岌岌玩我佩之彌光矧乎孤山之寒梅瘦鶴元是自家物事永矢弗告聊以卒歲蓋守吾守而志吾志已矣此古人已事也誰毁誰譽奚得奚喪若我區區末契猥托歲寒之期而公遽不少須焉崦景喪質之悲其何可已而顧未死餘民

一日苟寄徒爲一日之恥我其悲公乎公其悲我
乎於乎悲夫

又　　　　　　　　　　　　　　柳晦植

此世何世萬劫桑瀛眞膺千歧鱗介羣蠢北門風
雪我安適歸獨抱孤桐其響高古一嘯寰宇故人
之思百鍊寸剛鐵輪于頂子諒春蚩騶虞厥仁其
口筌鏞其佩蘭蕙卷而林壑水月古亭梅香暗浮
踈影馥馥爰溯源遠濯纓千尋野服逍遙犬吠夜
夜獨往不顧拙約何傷三棣交輝鳳儛云瑞我與
托契伯仲之間靑陽白粉玉攻金斷逢處難遲別

時雁翔歲暮靈芝胥勉筍束各憂衰病雲樹幾時
忽驚赴車匪我私慟儒數荒落誰贖百身偲偲之
言溫溫之貌無處更得終不可諼六六峯高嶽靈
留約何心理屐遽笑塵寰獨立人間悵悵無耦矣
蓉城外相迎有期哭不以喉交情生死嗚呼遠矣
何日忘之已矣悲夫

又　　李中均

歲暮窮林愁懾關門彼輕還者難與道言我覯之
子實獲我心心之契矣寂寞相尋二老來往不患
無娛塵編繞案濁醪在壺時月不見我吝斯萌子

之取我棗歌同情子之便腹五經之笥子之慧眼
千古之秘子有廉隅之死不虧子有繩尺跬步無
違人或有問子冠奚以子但一笑意可知已吾人
今日分合耕樵寧敢爲異自是無聊去年暮春勉
我止宿燈前細雨算到楓菊金剛一行晚矣吾輩
皓首聯笻緣業有在那知人事一朝至斯仙遊杳
杳蹤跡莫追孤山亭子在水一方主人何去梅鶴
凄凉豈子於世久厭羶腥乘風御氣朝于上清我
又或疑毗盧萬瀑高霞建標奔泉碎玉可望而遠
可濯而淨子乃往焉晨夕嘯詠念及塵中故人留

約髮髮空堂只堪一慟嗚呼其然其不然耶伏哭
靈前有淚如河春彼東流無復回期幽明訣別其
在此詞

又　　　　　　　　　　李中洙

繄我兩家異姓同室孔以李講秦惟晉出而我從
公又自旭日長予三禩宼前後進招試詞場若櫨
鞭箠鬢鬣俱壯携手紅軟觀公巧斷縮我不善檀
袖揮翰兩迅風轉世眼皆肉羅隱未第飆潮忽翻
國徇其瘼颯泉之感李此曹檜遂我初服睠彼羅
浮惺祖古宅詩禮箕裘一部大義李夜春秋笑整

黃冠衆喙休讟孤介守株莫沽我積郢調寡合海
臭誰逐久要惟予每懷憧憧憂憂節竹無夏無冬
婁公盛德容我迂慵孤亭月朗剡棹其偕古院炎
熇邵瓜方佳評詩豪酒雜以調諧公之小腹識何
其博分我以半寧不綽綽公之所述文何其刻如
我孤陋有同望若臨淵徒羨笑他覞覦寔天降才
厥初爾殊然我愛公匪褻伊衷寔惟講討肺腑是
通邇來心曲哭姊尤恫去歲維夏山路左訪隱侯
之别非復少壯倚杖水頭臨歧遙望其歸載遄未
幾眺腑無病老仙一宵其倏眞耶夢耶矇恍莫測

溺床躬訣時未自力赤炎稍退始遂匍匐蓐帷颼颼我懷徒盡人生究竟會至於此成家之責過房是倚姪猶子焉不腹奚以迫耋榆景我亦稀年遠客嚴裝次第後先夜臺之會其然未然平生此淚一哭千古矣誄不多略紓我肚靈之格思其庶聞睹

又　　柳鼎熙

嗚乎我尚人倚而三過是日矣默揣其間孰謂生榮而死悲也昔公嘗病吾之躄而今吾之病不一而足莫接公儀我目眯矣莫聞公言我耳聾矣其

質喪而其心則塋木拱矣能不悲我而悲公乎公與吾世與相違黃冠青蒻人人笑罵而吾以比數於公為榮幸焉今公脫略而我獨留不受變於衆楚咻者幾希矣能不榮公而榮我乎於乎公之七旬為學吾雖未能窺其城府而蓋先審得其安身立命之地故守約而不失處困而為亨是非毀譽不足以嬰其懷而超然乎異言喧豗威武貧賤不能以移其操而自在乎皮裏春秋大界昏衢炳燭愈明漲海頹瀾虛舟不觸要之士而値天不祚宋之會無巡遠陸謝之責則即此吾分內事也使斯

世斯人有知所循而知所賴則庶不冥擿於處患難爲扶植之策而公遽沒矣爲之何哉今哭公者述文章而曰金精玉琢象心而曰蘭香雪清也則淺知之也且謂周餘未死之民歌詠先王者則猶一節也上以爲世道哭下以爲後死痛寧不悲哉於乎夫孰知其可悲也哉潘楊瑣瑣之私姑略之又不暇焉於乎悲夫

又　　鄭建模

於乎公遽舍我而遠逝耶頃年以來寄世而呼吸飮唉曷云生况也跧伏於窮荒之一濱啞聾聱聵

便一僵殍而有時與公相握輒欣然說出心中事
津津不已啞者能言聾者能聽瞽明而躄起公今
溘然而沒我雖生而亦死矣公沒而死則高擧曠
邈與仙爲侶庶幾無憾而我生而死則汩沒塵荒
雜還受困於蹄跡之叢尤可哀也公必顧念而亦
慽慽也惟公孝友之篤至經學之超詣詞翰之贍
富世或有可傳者而工部之志仲達之節曠百世
而豈能得來於林下韋布耶建也幸忝潘楊之好
愛之如兄仰之如師漆夜乾坤恃之若有燭照風
雨江河依之若有維楫今焉已矣前春哭東山兄

今作哭公之淚天之扼我若之甚耶於我知己情契并奪之無遺也春閒方擬一候而適承光顧之命故鉤簾企待之適有先事往住數百里外公之病而喪也未及一診一訣悠悠此恨何日可已所懷弸中紛不能更提伏惟尊靈默會而歆聽也

又　　　　李源孝

嗚乎我公而至斯焉人言古稀我視欲然生叔季世講春秋義本之家學淵源有自於赫惺翁講服陶門一區孤山剩馥遺芬世篤趾美勿替傳至公性子諒天所賦畀公才穎悟疇不嗟異勅行必矩

㔫書劇炙鈎深探賾墳典盈架荊璧未售澤珠潜
藏觀變玩象時也不祥竟値板蕩一局滄桑氣烈
貫天于先正鄕徽歌逭逭其風首陽信美非吾士
者尚志宜爲矯激不害義起誰掛東門我冠伊道
無處可適容與虛徐高枕北窓一夢皇羲慨其永
嘆花葉幾時假之以年頽俗可砥趨蹶聞風貪冒
知恥云胡不淑歲忽在巳公慟哭私焉有窮已於
予昔我外氏與公爲隣寅緣承眷歲月以頻猥被
硏末愧之窺斑世故多掣瞻仰徒勤煢余含恤荷
慰且誄頌非石腸敢不銘髓頌在哭姨氏兄扶服

未泯悠悠辜負難贖公祥既琴恝然若忘靈謂何
誅人實無良賤崇徵癢有似膏肓情界人事一切頹
喪自分蒲柳幾何久長趨走此晩慘慄秋風侵而
不見我懷夢夢溥薦長吁冀格徵衷

又　李賢求

嗚呼千古矣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可以隨一身而
終之者有當行之宜不待人而定固其獲之之實
而謂有衣冠更解之日可釋許多尚論者疑也而
事未諧身不久徒苦自苦之苦吁亦命矣於乎公
家十世來文獻的徵今傳次在公而江山第宅主

人尚矣方叔季淸濁道守養不才維持元氣何於乎
已矣萬事千古復何喩乎彼白雲一抹必不幾爲
七十者前路然則悲不幾時其不悲者亦無窮期
矣未知彼中亦如陽界上否

又　李忠鎬

隴雲時雨乃祖升堂受訣惺惺孤當蒼蒼不顯其
光梅老聯芳篤生趾美我公承當材偉局恢氣剛
神朗介視勍敵志節骯髒早世桐栢竭力忠養盖
公爲學發之遺箱其發維何聖謨洋洋我讀我誦
貽己審像有常有則是遵是倣旣不邊幅又恥標

榜傍通百家黜其糟糠飽飫中晚匪稗伊粱筆門
塵釜樂我無疆縕而不市錦絅其光具此衆美何
用不章意丁不辰有赤其魴下樓何適無我冠裳
洞闢皦日厥可徜徉千林獨秀有誰知償百鍊其
金於何試鎈如我譾[illegible]行負家邦緬想高風我實
泚顙每造江檻倒屣流觴先躅下上名論扢揚念
維兩家十世攸仗不替今日蚷蛩推仰逴歲斯文
有役溪庄公時特臨悃出羹墻喻我鈍迷視我周
行且喟舊物吾宣最喪厥幾僇力持扶存羊此計
未偕大化遽忙今古同情邦瘁人亡彼何玄府擢

盡賢良成就苦衷雍容是尚也應祖師漆燈酬賞
匯哀雖榮衆盲失相我蹇孰鞭我垢孰磢忍過西
門羅山訖香較懷幽明自哀倫長多少未罄燭付
賢郎緘辭替酹千古茫茫

又 金基東

於乎今天下視儒者之道如烏喙鴆毒之不可以
嚌也上焉者無人教之下焉者無人學之一脉聲
響逝將絶滅於來世矣今日之哭於公者奚但哭
公之悲而已哉於乎公之所承者十世儒訓也所
習者一部儒行也以清明通慧之資抱負瓌奇未

嘗小施於世而七十年居閑處淡乃得其所適而邵子所謂安分身無辱知機心自閑者是公一生酬用處蓋氣容貌辭未必赫赫於時人之耳目而其文章之雅實足以自鳴其不予節操之高潔足以立懦而廉頑謙謙卑牧約以守之訥訥訒出拙以繩之此可以標率鄉邦範式來學視彼羊質而豹章堯言而桀行者其誠僞輕重果孰得而孰失也於予大地昏冥百怪滔天賢人君子固出門而無所適矣寧毀冕裂裳杜門自靖獨保我心上唐虞末始非末路上乘而世之嘵嘵者或疑其過於

矯激而不甚信服是則果與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辨置之姑勿言可乎於乎東也自知十世世篤之有別於人而乃仰德誠淺睍睍自遐等閑於東家之有丘久矣今日也乃悃悃然欲求公於形骸色相之外公之身已不累塵壒之混不受疾病之侵蟬脫而上于天珥筆含香周旋於玉樓高處耶抑低回於孤山亭畔喚鶴回船唫梅而索笑乎於乎其不可知矣

又　　李棟欽

於乎小子而哭先生而方秋仲矣其年小子奉盤

水請進而不見聽號泣於青邱寓舍之畔者其時歟乃憀慄焉愊憶焉厭冠而趨赴之者公與伊來二十有餘年之間彼白而蒼立而顛靡苶而推易之眼中皆是而惟是雲薄天空蕙蘭欲菲則蕭灑清爽天地一氣秋自如也于人則先生冠其冠矣小子每竦然瞻仰欲哭而猶不敢也頃年葬先生今年禫先生而先生之哭畢矣先生之哭畢矣而天地之秋胡爲而復焉哉天地之秋復焉則山兮有鶴園兮有梅千載之人尚可以弔也而況於先生乎然而小子將何處放聲而大哭焉哉於乎痛哉

遺事

府君姓琴諱鏞夏字致三號鶴山奉化人高麗平
章事太保諡英烈諱儀始祖也初貫松京之金浦
中世至中顯大夫內府令尹諱遇工遂居奉化爲
奉人生諱以和通禮門祇侯生諱淑令司正又移
禮安之浮浦爲開基祖歷諱曾諱致韶諱憲至諱
蘭秀登陶山門以篤志勤學大被師門期許世
稱惺齋先生以薦官翊衛以壬辰守城勳 贈左
承旨生諱憬號月潭司贍寺奉事當昏朝棄官家
居無嗣以弟牧使諱愷子諱瑞徵子之後又以本

生弟彝奉號洛浦諱聖徽子諱羲樑爲嗣生諱壽
益嗣諱瀅俱早世嗣諱疇錫巍娶厚德遠近推服
焉生諱汝玉風度峻整有士望諱詩述文科官殿
中號梅村以經學文章伏一世諱翼祥進士號梅
圃高曾祖祖也考諱鼎基號疎軒妣義城金氏龜
洛女鶴峰先生後也　哲廟庚申十二月初七日
生于先廬幼端敏聰慧王府君甚鍾愛之不使離
懷教以義方才上學知解日透文理夙就姿性友
孝在親側未嘗有子弟之過與幼弟傳衣共飯一
於撫愛而無訶詰課讀方進就而王府君下世痛

失庇冒受學于從曾考高溪公諱誠述間數里地而祈寒盛暑不廢往來治功令業藻思穎捷每夏十日之會輒居前列從祖祖銜棲公諱璽明批課策西坡柳公必永在傍稱賞曰鋪置優如有章年少中罕比龍山李公晩寅每於稠席奬詡曰吾鄉新進當以琴某爲稱鄉里丈德皆樂爲之折節焉嘗一解鄉試而不利省闈見士趍奔競遂絶意進取而懼墜家門緒業循省謹飭不撤誦讀雙闈俱存五棣無故以怡愉湛翕爲至樂旨養有衍先府君每向人道曰吾對食必有佐味家力素不敷不

檢看俗務疏斥峽庄之弊荒量歲入節檢愿夫人遘時行危劇嘗糞以驗差劇便旋牀厠必手親而不委諸諸弟子居定省之外將所讀書至夜分伊吾雞數唱喚起家人各授其職以爲規度叔弟處士公鏞魯叟雅有家庭之望聯床唱和得天倫知己之樂而不幸早世府君念無以慰譬不敢任情孔懷戊申遭先夫人憂翊年先府君下世荐罹巨創既絶而復甦枕塊棺和之側不解衣不覆衾溢米之外終三年不近滋味家人執友以犯戒強之則曰吾素不喜腥膩貌雖垢敗神氣自若無所慮

也儀文常變務盡其宜至服闋以子涼子就吉于
時也新潮混淆宗社運移鉅家世臣或絶粒焉仰
藥焉府君仰天希然曰凡我血氣之倫寧忍苟偷
而林下措大實無據義之地然亦宜冠儒服儒視
安平無事時乎知舊之心愛者以處險乖俗危之
官署亦究極探詰而晏如也自是不赴稠會不迹
城堙一步抱書入孤山先亭讀魯論橫貫爛熟至
忘寢食非有忌故未嘗下山焉己巳夏與一巷老
少日小會于東溪社或批年少課做或呼韻共賦
以爲消遣之資一日午忽汗流沾身而神衛無損

曰適然耳因起身遍尋村裏平昔相伏處至暮而還其翊有微恙試進扶元藥汁因作陷下狀而悠然觀化適六月二十七日戌時也嗚呼痛哉昊天罔極享年七十以八月初三日襄于奉化縣草芳山子坐之原與夫人墓合封配眞城李氏晩實女參判龜雲玄孫退溪先生後也有婦德譽洽媤黨善於治壼晩年調度內助居多焉無嗣以仲弟鏞殷子學洙爲嗣卽不肖也有二女柳建守鄭輝鳳學洙二女幼柳二女李家源一未笄鄭二男壽祜壽聃府君天賦貞剛性度耿介孝友出天而濡染

於家庭自趍於繩檢穀律中爲學也不得不措讀書也人十己百以門户計雖隨衆公車未曾沒頭蹊進羣弟拘於生理析居峽庄風樹之後益切東窓風雨之思源源憧憧無月無時堂廡舉闔蹇隨力庇護事堂父公大小大事必禀而行有異味及餕餘仔使無闕或躬往袖進以伸替事之誠家冗塵務悉委聽於不肖而只持綱領春秋修繕家廟葺理墻垣日必早起盥櫛朝拜惺齋梅村兩先稿久在巾衍皆鋟梓而壽傳之累世遺文之不可朽者亦手自淨寫以成卷帙門户濶大應接賓朋各

輸情款處物也圓滑無方而內守堅確有不拔之操御家也脫略冗雜而規模縝密不失本分待己也謙約謹拙不以賢知先人而人自推服與溪上李氏世居同閈重事契襲先誼憂樂欣戚無間物我書疏文字之共商者程課絃誦之請業者必契緊精毅期於解聽居先亭也退陶先生品題諸篇當日羣賢詩什逐次次韻以寓高景之思間有負笈來學者隨才振發勿虛其來意故令自炊試得山間幽趣亭在清凉洞外而景致奇絶自守峯及舊要親朋絡繹遊賞隨分支待不以尊貴而不量

力不以疎遠而或怠慢又嘗往來清凉一水一石
皆有吟賞自時潮叵測自不勝其湮鬱之賞周覽
金鰲俗離雞龍諸勝而歸路中諸作槩多悲憤語
人或問處世之方則不作抉斥傷快之談而且曰
吾有一句語百鳥爭鳴而無傾耳之音萬馬奔騰
而有駐足之地此可見府君處世律身之一端也
爲文簡當有調格不以陳萎語纔入而亦下筆成
章然自視猶欲然嘗有詩曰一人身是一天心心
得其天一是心若使膠撓隨物去萬般人事萬般
心又銘以揭座曰孟云立命庸稱素行弘毅自彊

誠信無妄檢日規矩盪日奔放乍往乍來幾察直
方斷株決疣截如桐葉持以低退內守壁立造次
顛沛履順守正凝聚收斂曰惟以敬體用相須一
迺定靜油然自得乃見其宰暗室赫臨其敢或怠
訓子弟常以展拓爲期書與聖賢要語七八條使
之常目七旬行治儀表不加修飾胸中自無滯礙
所守不越尺寸鄉隣之內皆傾心推重或以文學
相知或以志氣相尚有曰使遺於時置之記注之
地則展其所蘊宗祊板盪之日蹈刃樹立必不
讓與於人而自謂無名之殉只是溝瀆之隘耳踽

凉餘日與杜門蔽陽子千載契遇云者眞一時公共之評也訃出山庭李公中均卽爲來哭曰知己亡矣高士逝矣其苦心危跡雖家人父子莫之知也題其旌曰鶴山處士晴山權公相翊輓曰至今孤山何以好致三先生此讀書又曰合把黃花一酹之表兄晚田李公鍾濬祭之曰標格不甚特於人而操履苦淡而文釆闇章至如梅寒竹貞玉溫氷淸自是合下鑛脉家性後之野史氏有作蕭條蔽筌華於佩玉而殆不朽身後云不肖入承子職才魯質滯府君之平日事行多可逮覰而綴謬見

漏萬不成文理亦豈佗遙實之罪哉伏乞知德之
君子庶或裁擇焉不肖孤學洙泣血謹書

墓碣銘 幷序

鶴山處士琴公生 哲宗庚申享稀耋而終奉化
草芳山子坐原其藏也嗣子學洙責顯詩于相圭
景仰已夙孝思又可感謹按其遺事而叙之曰公
諱鏞夏字致三琴氏貫奉化高麗英烈公儀爲始
祖內府令遇工爲受貫祖陶山高弟惺齋先生蘭
秀爲中祖殿中梅村公詩述進士梅園公翼祥疎
軒鼎基其曾祖祖禰鶴峰先生后龜洛女義城金

氏其大夫人退溪先生后晩實女眞城李氏其配
也公貞剛耿介孝友端敏自幼少在親側無子弟
過才性聰慧纔上學便知解深得梅圃翁期愛及
梅翁歿從從曾祖高溪公學文辭早詣西坡柳公
必永見其大策曰年少中罕見其比龍山李公晩
寅曰吾鄕新進當以琴某爲楣嘗一解鄕試不利
於禮闈慨然遂已之專心於勅行敦倫喜怒不苟
動止有儀規模縝密而家政也簡而不煩執守堅
確而處世也遜而無傲學博經史潛究實踐而未
嘗以問學自標儒論多端心錘有定而未嘗以賢

知先人孝奉二親養有甘㬉命無違忤病則色憂而至嘗糞行年五十而洞屬不懈友于甚篤幼而共飯長而交修互勉怡怡如也及叔公夭仲季分門峽居不能晨夕對床幽明孔懷殆無以自遣戊申遭內艱己酉丁外憂重衰疊慟不解衣不續衾不滋味者三年祥闋而祔日必拜省歲修祠廟盡如事生之禮替事堂父有事必稟有味必進刊惺齋梅村兩先稿公行于世庇恤堂廡款接賓友各輸其情悃庚戌國變後憤惋慷慨曰草茅韋布無可死之義而亦豈忍自同平常子遂以蔽陽子素

衣帶終世宦署詰問親友亦危之而不懾也抱書入孤山先榭隱求玩讀暇或吟弄水石翛然而忘世嘗自語曰百鳥爭鳴而無傾耳之音萬馬奔騰而有駐足之地又有詩曰一人身是一天心心得其天一是心若使膠擾隨物去萬般人事萬般心其座右銘曰孟云立命庸稱素行弘毅自強誠信無妄檢曰規矩蕩曰奔放乍往乍來幾察直方斷株決疣截如桐葉持以低退內守壁立造次顛沛願順守正凝聚收斂曰惟以敬體用相須一乃定靜油然自得乃見其𥨊暗室赫臨其敢或怠其宅

心用工之方卽此可想仰矣公旣歿李山庭中均題其旌曰鶴山處士權省齋相翊輓曰合把黃花一酹之李晩田鍾濬誄曰操履苦淡文采闇章如梅寒竹貞玉溫冰淸簫條蔽笠華於寶佩此數君子之言可以不朽公子公之嗣卽學洙二女壻柳建宇鄭輝鳳學洙二女幼柳二女適李家源一未行鄭男壽祜壽琡銘曰

徛惺翁學自陶塾兮公纘其緖矢注的兮履貞守約溫而恭兮德行有蘊著文章兮我佩孰賞藏櫝玉兮宮参飮泣蔽陽笠兮四尺有崇後人式兮丙

戊小春節永嘉權相圭謹撰

鶴山文集卷之六

於惟我伯考鶴山先生棄斯世三十七年于玆矣先生以清粹剛明之資純熟練達之具適丁邦國淪亡之日杜門遯跡毁棄儒衣冠而着緇陽子以終嗚呼自古夷狄猾夏國家之禍變多矣斁倫亂常之徒怵怕俯仰巧爲身謀遺禍宗祊市恩讎賊者何其不恥不忍之甚也仁人君子不幸生於其時身與道否既不能強吾之衰而防彼之獗則隱居自靖志吾志行吾行而後已仲氏之蹈海逢氏之掛冠其事皆然矣往迹塗轍先生之時與世也雖欲免得乎抱書入孤山先亭不以寄住爲念不以撰述自居或有人家文字

之托一切辭謝若其義理之辨風泉之感間發於花開葉落之際者只詩書祭誄僅若干篇安知後世不爲林下之一部春秋乎宗兄在時收拾草稿未始無多少營算而遽爾作古見今舊人無存世變日棘薳裏塵蠹恐懼不暇矣迺於去秋四從兄性洙約會裒文兄東煥一次繙閱略加訂正分爲六卷三冊付之石印然文集之務從簡密古人有言顧玆不學無識全没方向其於體念之道猶夫兢兢略書所感于卷末愚妄之誅無所逃焉姪子晳洙盥手敬書

山羅

人